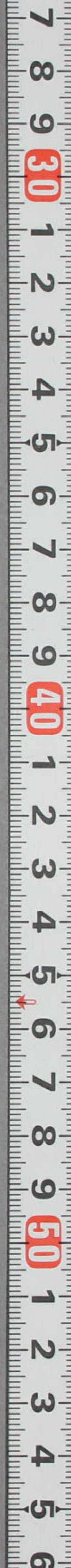




説

鈴

14
347
17



曠園雜志

錢塘吳陳琰寶崖氏著

友代為神

蘇州魏司寇象樞父諱卿號文臺中年尚未立嗣不事生產夜半

夢一人排門而入手持符云上帝知公廉勤命監獄祠數人趣上

馬隨至獄祠理工役簿書事見架上卷帙堆積公索觀諸吏笑曰

此人間壽祿秘籍若久任始得觀耳魏曰若我壽祿能與聞乎吏

曰六十後百年前相去僅二十齡子孫三封贈有加魏寤語人

曰生無遠理死得為神夫復何求但後嗣未立如先人何友人施

範環曰使冥數可移吾願代之魏曰勿妄言甚我責也須臾異風

捲施頭巾入雲端數日施死魏自此不復夢矣後一如夢中言

門 呂
號 247
卷 2077

先祖中丞公明天啟間以進士起家新城今時文臺魏太翁同
官新城為人盛德長者凡公家之事先祖左右襄贊相得最深
臨歿執環翁先生手而囑曰不可忘了吳夫爺康熙己未震方
選庶吉士時環翁先生為總憲風裁高峻不輕延接震方謁見
詢及家世先生述太翁語并述與先君庶常公壬午同上春官
氣誼甚篤相對泫然因命公子無偽拜序世好勉勵諄切謬許
為有用之才是秋震方以先母徐孺人六旬請假先生贈詩曰
盱江世好聞先子越水名家見女師昔日艱難忠與節顯揚正
直 聖朝時今先生往矣世誼踈濶閱家寶崖所記知盛德之
報不爽而震方蕩落無用有負先生期許為愧疚云石門吳震
方附誌

投崖不死

吳秀才紹宗建昌新城縣梅溪里人父道隆病久痺不能起前後
血並下醫莫能愈紹宗惶恐無所出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
代父死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血書疏獨行三百里至山
上宿道士管遜吾寮明晨升殿焚疏同寮邀遊着棋峯路經崖所
越次前行歛然投崖下一時傳駭聚觀道士使負棺往就殯自山
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奔崖所呼曰誰云吳秀才
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及視之果然方紹
宗之自投崖也立空中開目視足下有白雲起又遙望見石門上
上一大孝字俄而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
畫記歸書紙食汝父因叩頭謝不覺在殿上時萬曆戊午正月十

八日也紹宗疾走歸父垂絕不能言如命治之室中皆聞香氣甫
入口即言曰是何藥耶其疾若失後父年九十八在本朝無疾而
終

割心救母

梅溪東四十里為南豐縣貢生趙希乾母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剖
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
糞穢從胸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

李後主後身

會稽金煜字子藏一目有重瞳子其母弟馬玉起挾粵東一扶乩
客來見煜驚曰此南唐李後主後身也後主見馬太君詞而善之
願為之兒其遭逢不能遠過後主得乎成失乎成識之識之乃呼

玉起命縛乩以筆書一詞去煜祖太常公笑曰彼知後主亦名煜
故妄言耳及閱陸游南唐書曰煜一目重瞳子乃大驚後煜年十
九中順治戊戌進士授郟城知縣康熙庚戌罷官甲戌死後後主
於南唐建隆三年壬戌即位至開寶七年甲戌而國亡身殞得失
果皆同

好生成神

江西太學生羅含康熙甲辰客京師館於真定梁氏一日感暴疾
恍有二卒引至冥司殿下甫入門冥官傳呼而出儀從甚盛羅視
冥官貌清癯弱不勝衣而丰度端整心知為正神不辨為誰傍有
執卷而隨者乃羅也友錢塘洪貞孫也因詰問無恙外即叩車
中人洪微哂曰此吾鄉柴公虎臣爾豈未之聞耶羅故聞柴名趨

向長跪以功名請不應至再乃曰此非吾職汝但體天地好生一念自能致之言訖而甦時嚴司農流施侍講閻章聞其事同詣羅羅述其年貌舉止皆與柴合遂重刊所著放生戒教二文行世柴諱紹炳仁和諸生兩徵不起時論高也

星隕二石

王岡在廣東潮州界一星隕為二石大者八十餘斤小者二十餘斤小者墜於田大者墜於魚池中旋躍出復墜於田陷土二尺許石色黑中有金星今貯潮州府庫康熙二十一年事

嫚詩沉水

杭州蔡可宗隨父仲敷司理衡州過鄱陽湖可宗題小姑廟詩有狎語其夜岸上無柝聲詰朝官召巡後詢之曰昨夜見有冠帔者

立船頭我輩謂是夫人玩月故不敢出耳官疑其情而誰亦置弗問開船風陡發闔家俱沉

神像自燬

宣城景德寺唐之開元寺也寺有地藏殿旁列十殿闔君新象成而舊象僅存其一則冥諸座隅一夕自燬於火板壁上微有焦痕前數日每晚呼救火側近居人無不聞之及出戶四顧無所有

孕婦產鼠

去宣城百里曰黃池鎮居民周成熙次子婦有娠產鼠八九無毛

色白以上二則朱贊皇述

僕代主死

傳從龍開良家子幼隨仁和縣令張玉甲張延趙驪淵於幕傳方

十齡為伴讀學詩能畫張去任趙乞得之依倚貧約無嫌怨康熙
己酉趙登賢書北上路至德州趙病垂危傳泥首嶽神搥鼓請代
時廟方演劇聚千萬人皆為泣下既而趙病漸已傳不三日而歿
趙痛甚攜其柩附糧艘歸題曰義旅傳從龍墓不敢以僕從視也
傳有詩云岸低因水濶山小帶雲平頗有致惜遺集不傳

仙乩示異

錢塘吳復一少年成進士早歿後三載降乩於西湖定光菴自
述呂祖導入斗宮作桂魄仙掌人間祿籍為亡友鄭立槐僚屬鄭
丁酉舉人歿於淮水者也所書字畫無異平昔有請醫方者輒奇
驗父若弟往訊之但云負疚天倫不勝悲愴更示格言六則一曰
孝敬親二曰修陰功三曰謹言行四曰不出囂謬之談五曰為人

正直無罔六曰潛心用功一念不外六者併而天祿至矣

女化為男

當塗楊璜字希周持已正直不肯詭隨會兵亂嘆曰吾祖宗立瓏
在焉安忍棄去因匿妻妾與子於林中以身守隴兵見墓上有衣
冠者奔執之楊遂赴水子甫十齡自林間見父溺亦號哭奔投水
時順治丙戌三月十六日也久之父子兩屍攜手浮出如曹娥江
故事妻陸氏悲悼欲絕因妾有遺腹遂破涕言曰吾夫庶有後乎
吾死誰為撫朝夕飲泣誦佛號夜夢佛賜一子醒而識之未幾妻
乃生女陸謂無復望矣丁亥春聚族人分其產族長不忍議至小
祥作佛事大會親族丁亥三月十六日也散齋之夕女呱呱哭不
已妾張氏抱女沈枕張夢覺不醒陸疾呼張若無聞怪而視之則

此女已非女矣驚呼家人見其面目身體如故惟私處已具人道其旁血痕尚在此衆咸詫異謂前夢不虛至佛前禮拜更名佛賜次日觀者填門縣令張某取兒庭聞之果真嘉賞之計變身之日即去年父子死難之日或即十齡殉父之子再現身也宣城湯君謨目覩其事

代贖女

仁和俞司馬灝督關揚州有故宦姚某公子久客幕館不歸其老僕賣公之女為人婢業從主遠宦者數年矣迨公子歸憤甚訴於俞：訊僕置之死公子又貧不能贖女俞捐俸代贖歸人皆高其義

平苗神助

永年王大參謙號為齋由丁未進士任城步令城步故連粵西峒苗楊應龍嘯聚千餘人誓以七月七日侵城步先是王陰募鄉勇數百人秘授計屆期率精銳出城乘賊暮氣直搗巢穴有左道演符咒皆不驗皆手戮之餘黨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生擒數百人訊賊曷不奔竄僉云空中有赤面長鬚大將乘白馬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旋問我軍所見無異公大驚悚振旅歸亟謁關帝祠仰見帝面汗浹如雨若甫釋甲狀邑人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苗患自此遂息每歲七夕必祀帝不忘神助云

致為城隍

吳縣郁進士裴字肇名少為諸生家貧授徒讀書作文外弗問戶外事順治丁酉舉於鄉時南闈黃緣事發詔覆試明年集京師試

以詩賦頌解郁少不習詩是日詩賦成有古意試春官不第歸仍授徒未幾江南撫臣以優課網紳士悉褫革郁以誥誤名隸籍中憤甚走京師控於部然不攜一錢部勿與直也歸益貧仍授徒讀書作文無少間康熙十六年軍興廣例得賜復會試成進士年已六十五矣性質直無城府遇人無貴賤輒率意與語無飾詞有所拂亦無愠容然澁於口欲言則曰赤或戲之曰先生赤也郁怡然嘻呼之輒應館選名稍殿憤而歸仍館於門生家辛酉春忽病未幾死之前三日謂子若壻曰夜為嶽神賜宴命我掌書記若等宜往廟謝又曰昨上帝有使至勅下矣又曰頃見攜冠帶至者曰某縣尹趣行輿從已備我當去遂索筆書一紙付家人投筆而逝先是吳郡胥門有范鬚者曾捨身為吳邑城隍隸病疫

死三日心微溫後始甦曰憊矣為郁進士起身累我足三日不得停家人叩之曰郁為泰安州城隍迎官者皆山東人本縣城隍餞行我攝是差三日今早始發舟去而郁適於是日卒

僧合樹中

峨眉縣南七八十里許至天門石門首有老僧樹昔老僧坐禪樹下兩樹合僧在樹中至今存

死婦附身

遼陽胡士梅官洮岷副使日有幕客余尹者紹興人也兄炳為皇商歲鳩糶蒙古職貢事以縉帛苦惡下獄追本尹奉父命探於遼陽俱不能歸寓兵子家兵婦劉與尹私兵死劉遂歸尹兄鄙之後避兵永平尹以咸陽幕另納王氏家馬順治丁酉冬副使聞總

母計供佛方設壇與尹對食尹忽棄筯走仰臥不語副使持其手問之尹掉臂曰不便矣聲嗚曰我來甚遠副使怪之曰我劉氏行二乳名二姊即起作斂衽狀令副使遠坐哭訴曰氏之獲過於尹也初未嘗踰閑檢以貽婦道羞別後始則囑謹守再則令改嫁即有所寄為氏兄所匿而伯又視為路人遂窮餓以死訴之閻君閻君准查守候之苦十倍於陽間言至此嗚咽欲絕因又述與伯與兄面折狀伯奪算兄筭三十亦奪算至尹乃檢姻緣簿問君曰汝與尹前緣未斷尹負汝當減壽六年氏大慟曰緣未斷何遽促死曰慮左發難時棄十二齡之子餓死於路汝應受此報復懇查尹註籍曰尹有小善却無証據惟拾麻客銀五兩欲還之阻於婦不果然司命已奏天曹矣氏今往生咸寧丁家灣馬家為女尋至

咸陽又至洮岷為門戶阻絕者旬餘今日哀求大士得入懇以白無玷於尹并以告為婦人者不可輕身於人而為人所輕也言訖瀉下者三尹豁然省詢其所以不知也迷劇語以告尹則以為不誣云

殭屍納被

康熙二十二年繁昌方某字子旦客魏康孫宣平縣幕中明年方卒厝於某寺傍隙地又明年方第三子濂至宣平貧不能扶觀寺僧勸其舉火濂不忍日夜哀號夢父告曰余思歸久矣汝以被卷之余當歸覺而異之啟棺視果殭屍也遂將屍三摺納襟被中負之從陸歸每投宿則羣犬環向而吠如店主人窺破則露次將抵繁昌則屍重不可負矣

母雞變雄

繁昌吳士明家畜一母雞生卵已久忽化為雄冠漸紅而羽漸長縣令盧化聞而取觀其家竟無恙康熙三十三年二月事

大珠現異

順治間漳州平和縣范某偶他出其妻夜起見臥室地上紅光亂滾遂摸得所戴冠子蓋之取火視乃一大珠藏之粧匣中惟一簪而已明日夫歸共啟視得簪無算簪竟而珠現其珠色紅光彩爛燦大驚喜意其為聚寶珠也因試以銀錢等物無不皆然其望頓奢因移寢大衣箱內然所聚僅如粧匣中不增亦不減因復寢粧匣中然須妻試之始驗若夫則否妻亦須至夜始驗若日間則否故其妻製錦囊盛珠日則佩之夜則寢妝匣中不二年遂成巨富

偶惑堪輿家言為其父遷墓及啓墳中無所有惟白蛇一條尚無眼見風忽化為水未幾其媳為姑浣衣入沸水中夫解佩珠遂失光試之竟不驗而家道亦漸落矣

阿顛

端州白雲山其頂有湖與山相吞鬱故出雲獨奇山故時茶在絕壁巖不過得一石許價可至百金有阿顛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居山寺時為僧采茶雖寒甚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禪織為屨此其足倍長濶曳之行或挂之杖頭或食或不食時出至白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不相解因共呼為阿顛其腰間有墨石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來輒從火中取出投還故處曰燒未熟熟可與爾共食山多虎一日啞二牛去僧戲謂爾試尋之顛忽編

草為索曰請繫之至薄暮望之不見還上雲破處忽見其以草索
繫一白額虎頭跳躍自喜或語顛可放之顛持至寺門引虎頭中
索鞭背腹至數百乃聽去人益怪異之至令在白雲中
其蛇化為銀
旌德縣三都地方一田夫見白蛇張口而鳴怪之揮以鋤蛇化為
銀攜歸每夜重四兩聞於縣令程某用硃筆標封遂不加重因
寄庫康熙十八年事邑人湯尚撰述

門神顯靈

仁和王太僕之第桃符甚靈夜有人欲入為盜忽震懼狂走抵家
大啼曰王氏門神以戈搗我喉又捧其頭曰神搗碎我腦是夕竟
斃自是無敢有夜犯其巢者

義犬報主

武林門外有二寡婦共撫一子十二歲日賣角黍於市里有潘
三者故無賴利其頸上銀鎖誘之入水閣命妻以衣裳其頭縊殺
之縛石沉於水寡婦求弗得越二日控於縣令按驗無左証先是
家有黃犬隨童子出門已而犬歸狂吠不休時寡婦方叶號夫于
無心理犬及是犬數牽二寡婦裙如欲出門然二婦微悟即如
所牽以往徑入潘三之門至水閣犬即跳入水啣一鞋出寡婦大
哭曰賊果殺吾子四隣聞哭聲咸集以狀報縣典史至命人入水
取其屍猶生面也一訊即伏童子死為康熙丁卯五月初三日在
赦詔後夫婦論如法

車行無跡

涿州涿鹿驛前街百步許終日車行其上曾無轍迹相傳為軒轅黃帝建都時舊殿基

名筆往後

胡季瀛守太平日慕蕪湖蕭尺木能畫三訪俱辭不見胡怒時新修采石磯太白樓成遂於案牘中挿入尺木名攝之比至送至樓中令曰壁間若圖成即當開釋尺木年已七十餘方卧病不得已畫匡廬峨眉泰岱衡嶽四大名山圖凡七日而就遂絕筆至今登樓者嘆賞不置畫與斯樓俱傳矣事與沈啟南石田相類

琉球國三教

琉球國至聖廟在久米村廟為屋二重其外臨水為屏牆翼以短柵如櫺星門中做戟門之意半樹塞以止行者堂外為露臺東西

拾級以登皆與浮屠道士家異制內割後楹為神座塑王者象垂旒播耒而署其主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座左右四人雁行立各手一卷則詩書易春秋四經蓋創始於康熙十二年立國以來所未有也國人就學多以僧為師故每寺必有童子數十人列坐受業讀書時少作字時多字皆草書無楷法而僧亦分兩宗居首里者曰臨濟宗居那霸者曰真言教首里三大寺曰天界曰圓覺曰天王圓覺寺額為靈濟法嗣徑山和尚所書三寺僧皆嗣靈濟法其於禪宗茫如也天王寺僧瘦梅則工詩詩奉白雲集為宗白雲集者元僧英所作俗姓厲字實存集有年燼趙孟頫胡汲序國人鏤板譯字以行然中國人購之殊不易讀之則多明初張羽詩而年序又與陵陽集所載不同仙江院僧宗實萬松院僧不羈皆工

詩與瘦梅相唱和波上俗呼海山寺其巔為小板閣三楹離立不相屬中祀阿彌陀佛左藥師右觀音然無所為三象者惟香一握及銅片幡一掛而已矯鑿奉寄御幣四字餘皆番字背鑿元和二年壬戌六字護國寺亦名三光院所供神象手劍而立名曰不動天尊廟祀雷聲普化天尊相傳永樂中貢使自京師塑象以歸有禱必應國無道士奉香火者亦僧也久米村國人書作象邨讀作枯米所蓋方言耳彼中三教之際如此

絕粒坐化

無錫木匠張某慕僧家清淨棄妻子薙髮玄墓見碌碌者與俗無異復棄之歸日敲柳化齋人與之錢則辭康熙辛未六月忽絕粒弗食凡七日而逝又端坐七日而塋初絕粒時妻為武進某家乳

母聞之挈子歸相向而哭張笑曰癡人爾來世如我足矣

崔鶯鶯銘石

唐鄭太常恒暨崔夫人鶯鶯合祔墓在其水之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之淇澳也明成化間淇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志銘在焉犁人得之鬻諸崔氏為中亭香案石久之尋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遂白於縣令即其置之邑治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乃一辱於元微之會真記再辱於王實甫關漢卿西廂記歷久而志銘顯出為崔氏洗冰玉之耻亦奇矣或傳此志銘又於康熙初年崔氏見夢於臨清州守守往學宮自穢土中清出夫臨清與淇邑道里遼遠何以墓石又在臨清耶姑存以備攷

爐烟結花

康熙二十四年江南漁人漁於江網得古銅爐二銅槃一爐一完一破有人利之持其完者質於荻江得銀二兩二錢以錢五百歸漁且訖其功索盤以酬并攫其破者後漁知其給已也訴於巡檢司紹興張廣廣追質銀半歸漁并追破爐自留之已而繁昌令遼東李臨聞之立取質爐入焚以香香烟一縷直上至頂結成蘭花一朶真古物也又平湖吳氏壞墻下掘得銅香鑪燭檠一副鑪無他異燭檠則燃燭時燭上有兩龍蜿蜒遊戲且聞奏樂之聲順治初年為當事有力者取去

藤竹化塘螂

盧大令化讀書山中時庭有絲瓜架見塘螂齧其藤俄而離齧處寸許又齧之隔日齧處中間漸腫如腹已而頭足宛然遂化塘螂而去後又在旅店見隣家以舊竹葦為牆葦破處一篋蠹起亦化為塘螂此即腐草化螢物理固爾或云其齧時即下子時也

猿老轉雌

廣西某總鎮署畜二雄黑猿數年其一忽轉黑為黃勢與妻漸皆潰去遂與黑者交而孕

雷擊客舟

康熙丁未四月六合縣雷擊陝西兄弟二人於客舟先夕舟子及諸客皆有夢眾疑不祥不敢解纜命舟人起視天霽無雲乃始行晚泊六合界方睡更盡狂風大起雷電交作一火龍直入船中擊死陝西客兄弟二人餘亦有被傷者次早移舟六合岸出二人於河涯眾方設壇修醮其擊死二人內兄忽少甦自言弟兄領雷人

貴本行商久不歸富人怒訟我父縣官監禁連比本銀父屢寄書令歸又不歸致父死於獄及聞訃諸客為我二人收淚邀二妓侑酒各挾一妓陪宿至販油時以數簍貯水面上着油少許至中途傾倒勒車夫賠償車夫鬻妻女償之再販木耳雜和泥沙種種惡孽致遭天譴言畢潰爛一日復死其船頭二客安然已恙一持準提齋一持長齋皆行善者恍見一白衣道人指揮金甲神棟旗而去

活埋大盜

永寧于總制成龍官黃州同知日有大盜窺宅野廟中公敞衣願入為伍變姓名曰楊二旬日內盡得其行劫狀密召捕役擒之盜問捕我者為誰役曰于二府也及進見即入夥之楊二盜叩首服罪公下堂酌酒遍飲之曰念廟中一日之雅聊用一樽訣別特欲免汝曹於刑戮昇棺至皆活埋之後總制兩江強暴皆飲跡一時稱神

巨蟒自斃

金華金叅軍光善兵法明末遊海外縱觀形勝一日乘馬登高山有西僧亦乘馬躡其後兩騎且相並望見山形畫白山腰懸紅燈二山忽動跡之乃巨蟒瞪其目也金將返轡西僧曰無恐馬上鳴鳴作梵語蟒左右自擊其頭而死金歸語人曰吾向惡西僧繼自今毋輕相天下士

床有祟

卜者胡生父官翰林夢道士入室石生父卒生費千金娶婦婦攜

鏤金牀值百金每寢輒有氈帽老人長尺許獨生足生驚語母母
恐為祟亟鬻於市

能詩丐

江西李丐逸其名字往來江漢三十年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丐
牛肉羶膏并捕鼠生啖之餘納諸敗襖中盛夏色味不變遇紙筆
印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人以意揣之始成詩飄飄有
仙氣問之輒不答郡丞某強邀之署中贈以輕葛文鳥丐辭出被
葛着烏插花滿頭行吟市上有觀瀑詩二首最佳詩曰瀑泉今古
說廬臺頓向雲居絕頂來潭逼五龍時怒吼勢摧三峽更喧厖橫
奔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鷗峰懸白練遙看蛛網掛
層臺激灑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湧萬峯頭豁開古殿當前月散作

空山不盡流金碧影搖冰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直接曹溪
路白浪家風過大洲或云丐向為諸生有名屢試失意有托而為
丐亦可悲已

猪身有字

遼東董某康熙初年任繁峙令嘗言家居時隣人宰一猪褪毛時
見脇下白毛成秦將白起四字又萬曆丙子京口鄧汝翼來杭見
屠家宰猪毛盡腹有秦檜十世身五字其色紅焉呼一殺降一戮
忠千百年後猶受慘報為將相者可鑒矣

代斬兩頭

錢塘馬天閑少好武有膽力一夕行西湖畔過一人持屠刀從戶
竄入且進且却如是者三馬以為賊厲聲呼之是人搖手捧刀長

跪泣謝曰吾非賊令吾婦有淫客在刃之則股戰不能下不刃則髮怒皆裂不能已已馬慨然曰果爾為汝除此左手持其刀以右手闔戶入兩人方酣卧竟斬其頭付是人肩而去問姓名不答

訟婢得屍

湘潭陳大令鵬年初仕西安決獄如神一日閩中革職守備李某歸籍坐江山舩艇至西安更江船婦妬悍箠其婢一夕婢不見訴於陳云是舩上人所匿又誣舟子語且不遜陳詰之李但云絕無他故陳疑其舉止乖方訊居民舟子亦莫識其故蓋箠楚時在江山船負創後過江船也李乘營弁勢欲大索居民攔阻江船水陸民皆憤恨是夜陳聞鬼哭聲從東來假寐似有人訴冤苦狀醒起鬼哭聲如故次日陳命從治東潭中撈得屍而棒痕盈體腹空無

水蓋先斃而後拋棄者既欲雪後日之罪復欲嚇水陸居民重為置婢也陳怒欲中以法乃涕泣叩首乞免陳罰使厚其棺延僧資冥福以辱之是日水陸居民焚香謝者數千人

神籠變魚

崇禎癸未重九日杭城數友登高五雲山憇廟中一友戲拈神籠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時日尚午籠語答以不能眾皆笑之隨下山見溪頭雙魚游泳眾共捕良久乃得因就南屏酒家命童子烹魚佐酒烹久不熟而禁門已扃矣啟視釜中乃即廟中兩木籠耳

牛怪

康熙丁未五月杭城粥教坊內滿州營一披甲家產一小牛二頭

四角四足二尾產下即死擲之街市人皆見之

刀錢定數

劉誠意有廟祠在青田縣之街衢順治丙戌有大帥督兵過而惡之下令拆毀甫墮一墻即於中得剝刃一張順治錢一枚即見大駭乃止不毀

道士填榜

向容筮廵按重光末第時夢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宮某道士身上覺而信之訪其人訂交焉既而辛卯金陵填榜即某道士也試官拆卷至筮名方訝其姓欲易之而道士聞唱名時已直書其姓名矣遂得不易

奇女巧脫

豐城楊氏女歸李某為婦有譚兵圍南昌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為小校王某所得王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睚生一子未幾王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妾故夫本富室嘗播越時曾以金珠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擄使得取來妾與夫人皆富矣但妾手自藏非妾行不可必易服去往還且數月此呱呱者煩代撫之妻大喜乃擇日釋笄雜辦鞞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旅舍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馱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搗家門大叫夫從牖隙窺視見是少年軍將不敢出里老成來問婦曰無與公等事門啟歛馬中堂踞坐索故夫聲甚厲里老促夫出夫偃僂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嘆曰真不識耶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即

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救巧脫狀親隣皆來賀事聞邑令給牒
獎許曰奇女子

化虎救父

密溪黃某生三子俱壯順治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酉返如是
數日一夕隣子謂黃曰田蕪弗治奈何黃曰鬼曹日覬耒耜其
蕪隣子曰未也黃心怪明日三子出黃密尾偵其所往則見入山
林中祛衣掛樹隨變為虎哮躍四出黃大恐奔歸竊告隣子拒戶
匿處迨夜三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隣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
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嗚咽呼父曰
父恩寧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劫中兒輩數日遠出正求其人可
以代者既爾運露不可復止然其所衣領中有小冊幸為檢付不

然父固不利兒皆坐是死矣翁因取燭覓衣領中果得小冊皆是
樵郡應傷虎者父名在第二父曰奈何三子曰第開門當自有策
父勉聽三子受冊泣拜曰此皆帝命父當蒙厚衣數重勿結帶加
黃紙其上匍伏虔禱兒自有救父法父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躍過
各卸一衣虎吼而出遂不復返父竟無恙

堯廟二松

慶都縣北關外有堯廟二古松同根復一分三幹一垂五鬣蒼鱗
翠蓋彌望數里廟有柱銘三皇一本五帝同根八隸字松之形實
肖之謂非神堯靈爽式憑安能歷劫不改乃爾乎康熙二十二年
襄平蔣國禎宰是邑既修堯母陵兼修堯廟其弟國祚來遊見而
異之作七言古風紀事

葛僊預兆

仁和趙汝楫於康熙壬午正月上元夕夢登山頂山徑崎嶇遇一老翁道貌儵然揖而言曰汝非趙子乎趙對曰然翁曰汝勤儉起家不私已有一生不愧孝友二字天榜中已列汝長子名矣食報當不止此汝其勉之趙隨叩姓氏答曰余葛僊翁也言訖不見望山下燈火燭天遂下山行數武而寤是秋鄉試子殿最果中榜次年癸未成進士追憶夢中預兆率殿最登葛嶺瞻拜僊翁宛如夢中所見其崎嶇山徑亦與夢中所歷無異

寄杖妖術

明末某縣令杖一囚囚通異術杖皆著其署內夫人之體痛楚弗勝令大恚乃以縣印印其臂間術遂不行因斃杖下

冥師讓友

錢塘凌進士紹煬為諸生日病劇恍見冥府後請延為師凌應聲曰吾才不及同學傅陞蓋往請之蓋凌平日服其才非推諉也已而凌病愈傳忽暴疾卒後凌方成進士即患疽歿豈仍赴冥中師席耶相傳凌與其兄翰林紹震鴻臚劉國鞅同食醢凌與劉俱病疽死翰林不食無恙

全婚延算

揚州陳某少與同里三人軟血定盟為異姓兄弟休戚死生毋相忘三人中陳最長生一子家頗饒仲惟一女與季有婚約約亡何季死家日落仲有渝盟意一日陳入城途遇舊知之已歿者居然人也問曰子猶生乎答曰否某在冥為小錄主勾攝非奉牒勾者

多人子名與馬母入城速歸治事余先渡江越兩日至陳疾歸念生平未了無若季子婚事遂大集親故延兩家子女畢至而語仲曰前盟不可渝今析吾產三若與季之子二之則季不貧而若之女亦安矣遂立取資產籍均剖面授即其家成婚焉曰吾待此以瞑也於是親故知其將死宴飲兩晝夜三日早果見前隸來曰昨奉帝勅以子析產全婚特命延算適牒到免提故來慰爾語訖而減順治己亥初夏事

兒婦同刲股

仁和錢國柱幼失怙母鍾氏苦節課子憂勞遘疾歲乙丑翻胃病劇時錢娶婦楊氏衣不解帶日夜奉湯藥三更輒起向禮斗錢與楊氏先後禱天刲股調藥以進夫婦不相聞也錢又數上血書於

城隍神願以身代一夕鍾氏夢其夫曰吾兒婦誠孝汝疾愈當在吾兒入泮時也自是病漸減踰月錢應試冠童子軍而母病頓愈

悟前生事

歸安嚴少宗伯我斯將歿前夢至一山僧舍見其座師房師及諸同年俱僧服嚴訝之諸公曰寧忘却此地耶因問山名僧云崧山嚴忽悟曾曬鞋於堦視之尚未燥遂寤不數日即歿歿時口占偈云冥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崧山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鶴前

心動感牛

杭城新橋賣牛肉家有人牽老牛過賣孫某經其門心忽動云何不買之免其殺業未嘗出諸口也次早牛自叩孫之門求救其屠

牛者方訝失牛訪至孫所孫駭異告於衆做錢贖之

童子水上行

寶應王濤生有異才五歲時客命屬對曰魯男子即應聲曰徐夫人一坐大驚客難曰能更對否曰莽大夫客愈驚師教之讀神童詩笑曰吾能作也不讀請讀九經日記千言二年而畢年十九不肯娶婦甲子秋夕命奴扁舟棹射湖中央月幾望湖面如雪濤獨飲酒樂甚起望月光口哦所賦詩奴親見濤行水上如履平地漸遠不知所之其兄泓哭之慟一日檢遺書有歸濤賦一篇中有曰喜溢流之茫洋悲康衢之坡陀追伍公於胥江招屈子於汨羅著陽侯而擊鼓導浴女以放歌路漫漫兮浩淼天不旦兮奈何早為之識云

抱神赴水

淮安張進士豹曾祖某官祥符丞署縣事時汴口决隄築屢潰張怒以繩繫河神頸自屬於頸抱而跳於河神不流涸者救以起於是一旬而隄成已復涓涓張脫冠服塞之民爭負土以築遂堅不可壞

盜剽神腹

金陵有馬徊子者善盜每乘間入寺廟剽取神佛腹臟幾遍蓋腹臟製金俗所云靈聖也辛丑夏馬潛入南城五顯廟將竊其臟為里人所執鳴於織造府繫按察獄其黨斂賄營救將出壬寅六月朔日雷從獄中震倒一墻壓死囚犯七人獨提馬斃之斧下以一椽木貫其心洞出於背馬平日洞神佛心死亦自洞其心以云報

也

自知祿壽

錢塘項少司馬景襄辛酉年五十四官京邸與幼子淞步庭中自言平日為人長厚將來無疾而終遂題一詩於几上云三十年前得意時而今不道鬢如絲一生衾影元無愧曾學先賢凜四知是年十月初八日武闈監試沐浴更衣將登輿入闈微覺頭暈復入室端坐曰吾將逝矣時延醫診之脉已絕追憶登第之年恰三十年矣先是族叔厚同館讀書嘗問叔功名何如叔云汝功名必拜相公笑曰不能也我位必八座但壽止五十四耳後居官亦相忘歿時果符其言

兔救婦難

順治辛卯秋山東道上有少婦偕夫策蹇至深僻處為數行脚僧所掠殺其夫縛婦樹間使小沙彌守之將俟晚擊之他去適戎卒數人過其地有兔驟起卒彎弓中之兔帶箭走直至縛婦之所箭落而沒卒解婦縛時數僧方往鎮上募化卒驟至縛之至邑遂皆伏法

冥府延師

仁和臨平鎮某生貧而無館除夕至小港閒步忽見一舟來繫樹下有一役持柬疾走訪某名某云何事役云我主人欲延某為師某云即我也接其大字東姓吳名奎文兼出聘金二十兩詰其家某約於明春赴館役云主人迫欲請不能待隨登舟至其家恍惚間門第巍煥堂皇宏敞但不設座俄而主人冕服出迎至書館即

入內命其徒出拜間繡架上書皆非人世所有問徒所從學乃詩古文也一日其徒他出赴宴囑其師云堂側廊房有門封固不宜窺伺其心疑惟至更餘步至其所啟門一縫窺見主人端坐中堂兩廊皆昏後門外有悲感聲俱縲絏待審者已而次第拷訊其驚怖欲絕次日其徒至館云昨囑師勿往觀不意夜間潛窺今緣盡不能復留矣其問故卒不言即贈半歲修金五十兩送之歸師弟亦流涕不忍別至河干來舟仍在其送者亦即前役也比登岸舟與役俱不見

白氣銷兵

康熙庚申十一月朔白氣長二丈餘現於西南月餘不銷兵部侍郎成其範奏曰此主吳逆速滅之兆無何滇黔削平

桃延壽

山東柴燦官樂平縣典史舊任連雲棧青橋驛驛丞離驛二百餘里有風雲山自古不服王化每年一出城中但市山中所無者柴與相識有年問山中何所有山中人云山中有桃數株結實可延年須六十年一熟聞君將遷官當待贈惜尚未熟耳次年果攜二桃至大如斗柴獨食一桃以一桃分食家人柴既高年健飯家人亦無夭折者

義僕鳴冤

錢塘陳翰林恂父履升官景德鎮巡檢時有劇盜許大王大十一人殺布商鄭某等於鄱陽湖挾其貨竄景德販易因執親王龍鳳牌關隘莫敢問陳於一月前即每夜聞鬼哭竊偵得其聚未之發

也鄭有義僕曰良奔至景德知主人死遍訪市上布印記知為盜
害以實狀訴於陳陳已預為畫策誘諸盜來一訊而服是夜鬼聲
遂絕後親王提諸盜至都下良星夜入京擊登聞鼓盜俱伏法少
遲幾漏網矣然則鬼亦靈矣哉非僕之義官之明寃豈得白耶

富翁牛

臨川王某家素封嘗商於外日惟踞門坐則買負輒利或偶他往
則是日必不利少得財還踞門馬財又至人因號為財星晚年一
日晝浴妻推戶入盆中惟一肥牛拍拍弄水大駭而出呼家人往
而浴已畢未幾遂病不復起人又目王為富翁牛以其將死故形
見云

東嶽判官

杭郡諸生陶國器年四十時將及誕日夢至東嶽廟焚香款帝手
一簿授之命陶騰陶流涕云母老無子不能留此効力奈何帝云
汝且騰及騰簿時忽見受業師某跪於前若有所請乃陶問筆不
敢騰請於帝帝亦笑而止之隨至後殿見東西廊各塑一人其東
廊者白面方巾西廊者面鰲黑狀似陶陶亦相視而笑東廊者趨
出迎云來何暮候子久矣陶云吾貿然來此可復歸否東廊者云
恐不能也陶再泣請於帝帝云姑且去遂寤與母及妻述其夢妻
甚恐詣廟鳴鐘虔禱願假夫壽十年及陶五十誕前果致致後每
見夢於諸門人云司某府某府事為冥判手不離一簿如廟中所
塑像

兩解元演劇

錢塘周通政詩以嘉靖己酉領解浙闈年才二十一榜前一夕人皆爭踏省門候榜發周獨從隣人觀劇漏五下周登場歌范蠡尋春曲門外呼周解元者聲百沸周若弗聞歌竟下場始歸又龍游余太史恂順治辛卯發解時亦登場演蔡邕別親一齣觀者謂蔡解元雖偽造余已為之北也

三足虎

興化農人何三仔有山田數畝為里豪侵越塋界阻遏灌道甚且以他事嫁禍何憤甚訴於土神祠曰願化為虎噬此輩肉一日薄暮出母躡其後見入廟拜祝聲琅琅然才起身即變虎形獨餘一手尚未盡變顧見母在後慚躍而去自是境內有三足虎跳梁博噬平時所怨吞啖都盡而前一足猶人掌也順治年間事

雷起墓下

慶都東門外有丹朱陵縣令錢某啟墓大餘覆一方石石有小孔如錢大以物投其中則振振有聲莫測其底既而大雷忽起墓下錢驚怖置鋪止移其石立墓上石側三篆字不可識蔣國祚嘗紀以詩

預示闈題

康熙己酉鄉試山陰袁顯襄先期以闈題叩此僊批云不可語再叩曰豈終無一言耶批云題目即在不可語之上又乞明示批一署字及入闈乃知之者一章題有四者字且在中人以上之上一章用不可語之句也袁大悟遂中式

紙狐針爪

康熙年間嘉湖二郡有狐精至鄉市皆徹夜鳴鉦不絕稍懈即被傷如爪痕踰月乃息後知為道人妖術剪紙為狐以針為爪畫則收之夜復咒而遣之假是以行竊耳如是兩月餘後安

武夷子

泰寧許鼎自號武夷子嘗為閩藩耿精忠卒甲寅耿叛拘范總督承謨於府強之降范罵賊不屈守卒計百人許獨善事范范罵不絕口繼以詩衆卒莫敢具筆硯許以煤炭奉范畫字墻壁為自序無何悲憤成疾口占武夷曲贈許自稱紅螺寺巨辯行者殍贈武夷子云云不數日范自縊死耿燻其骨將沉諸海許陽諾之潛藏骨灰亂定奉 旨求骨不得許始出骨灰 上聞人咸稱曰義士武夷子

雞報讐

順治丁酉秋有行脚僧過高平縣南關一雞自肆中出飛撲之承其面碎傍人驅斥終不舍已行尚追趕十數步衆以為怪他日僧再過雞再撲啄如前流血被體衆益怪之有兩捕卒執詰之僧支離喪魄遂送官拷鞠具言半月前於某鄉餅店借宿見有荒錢在橐因殺主人攫之去再問此雞從來則主人死後其家書於市南關人買之此事已曾報官但以遠村無從究緝是僧亦漸心安謂人無復知者不意過雞見窘如此乃知雞為主人報讐也

壺裡淫僧

康熙年間吳有書生假寓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甚謹一夕忘鎖生縱步入焉房甚曲折几上有小石磬生戲擊之旁小門忽啟

有少婦出見生驚而去生亦舍皇外走道僧挈酒一壺自外入見門未鑰愕然問生適何所見生曰無有僧怒掣刀向生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敗生泣曰容吾醉後公斷吾頭庶惜然無覺也僧許之生舉杯佯告曰庖中鹽菜乞一葷僧扃戶持刀入厨生急脫布衫塞其壺口酒不泄重十斤許潛身門首伺僧啟戶連擊其首數十下僧悶絕而死問少婦乃謀殺其夫而奪得者遂分僧橐而遺之見西陵吳忍菴警心錄

殿變攝衣

天啟丙寅五月六日京師王恭殿忽震裂響若雷轟平地陷二坑約長三十步濶十五步深二丈許是日京中婦女凡有與出行者皆於輿中自去其衣衣若有物攝之從空飛去昌平州某處堆積

婦女衣無算

兩袖雙生

順天潘海濱者年四十無子努力為善嘗布金僧寺而土關新寺及大覺菴兩老衲感誦尤倍時祝大士前願化為兒以報一日潘坐中庭恍見兩袖排闥入亟起出迎忽失所在而婢報閨中坐草矣一產二子隨遣使訪兩袖則正以是日是時同圓寂始知雙生即兩袖也二子一名某字宗海一名士彥字慕海並為諸生士彥中天啟辛酉科鄉試時呂邦耀為偈以贈云兩袖是潘生潘生在何處潘生是兩袖兩袖在何處都人士競傳之

還金却謝

吾家世有隱德先君子墨舫公素敦信義有雲間王某過訪不值

遺金一囊而去先君子見之亟寄書招王曰留此以待久矣出還之封識宛然王願以其半為酬堅弗受一侍士大夫高其風多為詩古文辭以表之

曠園雜志卷下

錢塘吳陳琰寶涯氏著

相國異夢

益都馮相國溥二十一歲崇禎己卯鄉舉報至方熟睡家人呼之不醒母太夫人大驚令扶起以水噴之亦不醒半夜方寤云夢登泰山雲氣蓬勃擁之而行迴視五大夫松十八盤三天門歷歷如常時所見至則結一蓆殿懸錦繡於門眾樂齊作酒肴咸備碧霞元君親臨眾仙隨之成禮將退適聞雞鳴海中紅日如車輪涌出遂驚寤寤時猶帶酒氣

四花預報

康熙己未宣城施少叅閨章以薦舉候御試寓京邸其所居寄

雲樓下有老梅忽於四月開花四枝色甚艷兩枝面向城內一枝向南隣一枝向施寓俄而邸報至施以少叅改侍講其同薦者高檢討則南隣孫節兩編修則城內皆同里人也是科殿試在四月一歲四翰林果符四花之兆

少司馬夢兆

海寧楊少司馬雍正甲午北京鄉試闈中夢見一人提燈籠大書兵部二字照之不去是科中式次年聯捷尋以行取授兵科給事嘗曰得無功名止此耶或曰兵科非兵部君請勿疑既仕至貴州巡撫每以前夢為疑夫人曰安知不更遷兵部耶後果遷兵部侍郎其孫守文為余言

檢討夢兆

宣城高檢討詠少時嘗夢於市上行見大幅字狼藉盈街不敢踐尋側路行身不覺輕舉入雲中至一所樓閣壯麗踰橋入門有黑而髯若玄壇神者從一卒擁皂纛自內而出相遇甬道神兩目焰焰出火光數尺高左避神睇而顧問擁纛卒有所言者再乃去高遂入行長道數百步至內闕門尚未啟鑰門左冕而執笏山立者甚衆心知其為天庭北方恐懼倉皇則有道以行者至右偏旁殿額曰三官堂有公座三黃袍畫鼻比高私念何可據三官座遂出最後引至文昌宮以第三座命之曰可坐此驚而寤作飛龍引紀之康熙壬子廷試至五鳳樓金水河彷彿夢中以為兆應矣尋以薦舉授史官數年復夢前境心頗惡之以疾請假歸里起居如常每語人曰當以二十八日辭世究不言其故次年二月卒果二十

八日也

張不量

花塢僧濟水言順治十八年青州一丐者為神人救其行覓避電者聞空中語云毋壞張不量田及天霖他田偃壞張田獨無恙蓋張氏所貸歸者從其自入圖絕不較故以張不量稱之其事與南宋蔣自量同蔣杭人長崇仁次崇義次崇信兄弟一德置公量乞糴者皆令自收米歲歛亦然人因目為蔣自量咸淳三年詔封三蔣為廣福侯至今廟祀鹽橋之上

守節自焚

湖州胡氏女歸杭州潘某潘故長齋既婚後婦亦願長齋未幾潘以疾卒婦謂徒死不如立節遂屏棄衣飾兼戒烟火食日費一錢

買腐蒸飯釜啖之不知饑家居敬事大士像持梵唄外為女紅餘錢輒施僧一日謁靈峰寺僧命法名曰寂念預置一龕寄他處康熙辛未六月既望移龕至旋請師來舉火遂用香煎湯浴畢倩隣婦扶入龕手拈香三炷俄頃火延龕頂出五色烟香氣四達男女送者數百人咸異之時年四十有一

火炭作畫

武恬安寧州人能以火炭畫竹絕精巧不可多得

木皮襪

騰越州外行四日為野人國國人以篾為衣以老樹皮厚而柔者為襪名木皮襪

保壻喪身

費達清河人少以勇直聞康熙乙丑秋七月久雨淮黃水漲河堤
使者欲決一堰以洩其勢堰在清河上流決當淹民田廬費不可
挺身持矛立於堰上曰誰敢決此堰吾當刺之胥徒畏其勇皆辟
易告其主縛而杖殺之一鄉皆哭既收葬清河人謠曰費達費達
忠正明察哀我良人無辜被殺生為英雄死作菩薩

兩恨事

顧麟生裕愍公之子也亂後徙居吳中嘗言有兩恨事未得暴白
其一魏子一當國變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為徒死遂巡
偽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為驗通乃子一
好友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詞投繯死今不原
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寬矣其一逆案楊維垣弘光時納貨千萬

大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為己柩旁二柩殺妾以實之
夜半出城為劫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無知者目為死事
維垣一生狡獪猶得行之死後寬矣嘗致書冒辟疆諄諄辯之

曇花神

武林沈氏園有曇花一株得自泉州仙遊縣西山龍華寺僧者根
如芋葉如蒲高七八尺花從葉吐一蓓花三十餘花外殷紫內微
紅如辛夷香極清鄰婦孫氏遊其下歸譔語不休客有善遊仙夢
者謂婦觸怒花神也神姓宓號臘之西域人衣紫衣戴烏帽乃設
祭而婦即起花亦靈矣哉

柳林生

柳林生者崇禎壬午癸未間出入川陝夔達邛雅諸州濃眉長髯

乞食市上每歌曰柳林生柳林生會張獻忠自岳陽渡河步騎十萬入夔州屠殺百姓數千里皆驚生歌柳林生益疾賊至衆爭渡河賊遮之無一脫者後逸者尚數千人惴惴柳林下待死賊竟不逼數千人獲全方悟生向所歌柳林生也

幻術後人

南方海外之國多幻術能使鬼為執燭若供客客徒見燭若出入有某氏子往從學之則曰且留為我女婿當以法授於是見女夜與之處美而艷亟欲就之輒展轉林席間如隔牆壁與語則在索燭照之婉孌豐澤來就人也撫而樓之又不可近凡數夕無如之何某氏子貌亦美女心動悅之則曰席間有紅縷一線盡取而去之去之乃遂得接合為夫婦甚歡其家知而將殺之女以告使亟

去且曰幸以手執一雄雞頂一鐵釜行山谷間劍或飛到得雞若手指血可厭而返也某曰若此贅我何為女曰以子美我故私而就子其他或來與處相狎暱久不得接彼將神蕩魂離以至於死死則師命我裸程招之故能役之執燭若以事客以是為贅耳乃決去於是訣別甚悲女曰無為思我我固老且醜也因脫其面若蟬蛇蛻穉惡殊甚其如其法得出以免

吟魂示友

劉吏部體仁未幾前一日與友蘇銘在鳳陽龍興寺禪喜竟日歸旅舍遂但化是夕見夢於蘇吟詩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花泥帶水行

瞽女琵琶

金陵卜者好女子也雙目瞽按琵琶漫遊遍宇內然冥行無侍衛止宿亦無常所一日吳江急足某者過諸塗時積雨乍晴潦水沒蹊行人艱危獨見女子飛浮水面衣袂皆無沾漬急足大驚陰尾之出郊野徘徊間忽回顧曰若何為者急足跪請曰下邑執役候京兆指揮久不得當無所自存今幸遇夫人願從仙去耳女子笑曰且休今夜令若獲金一斤是矣遂別望女子行若驚帆急足不得已歸夜中果獲金一斤竊自幸因再往伺之忽聞女子在後徐呼曰若又何為者急足復跪請曰夫人真仙也床頭金易盡惟夫人是從女子曰無多言汝於歎更得金一鎰遂別乃行視前益快如迅雷急足至夜不寐黎明恍惚間金已在前果一鎰又一匕首霜刃冽然擲地有聲急足惶怖懾伏良久心悟不敢復往伺有朝

貴墨而淫縱者知其事艷之必欲羅致遣卒四出責治期限然無見也忽夜半所居四壁皆琵琶聲或前或後或聞或不聞舉家驚悸不知所從來日出忽大聲砰然起空中一琵琶落枕上分裂為二內得書一札字跡端勁大略言國家倚毗公等外禦邊疆內循郡邑任重身微神爽或墮報塞無由夫心不清者智慮短慈太盛者年壽促人曰天下騷民命如倒懸公等安享作奸貪得靡極妾雖女子能斷公首朝貴得言惶悚不久他事下獄棄市淮南有沈隆生者與女子邂逅升陽授以吐納秘傳順治年間人猶有見之者

西洋美人

西洋人善以本國皮帛製羸婦長短如人秘之匣中抽匣捧之吹

氣則穠者忽然肥澤通體如秘幸所云抱牀頭擁之衾中謂之出路美人銀一流買一軀一流十二兩也

咬舌代宣

有明諸君語皆咬舌不可了神宗尤甚老女官魚氏林氏等四人通其言凡大臣奏事必一人侍神宗言訖乃為代宣大臣不敢退神宗笑乃退

另製磚瓦

熹宗性至巧多藝能尤喜起造嘗於庭院中蓋小宮殿玲瓏高三四尺許其磚瓦則勅琉璃廠所另製也

神象仆地

甲申元旦明崇禎帝幸神武門外玉皇廟拈香例也甫進二門時

正殿將啟忽大聲震殿內驚遣使視則玉皇及合殿神將象悉仆

地帝默然退

以上三則朱贊皇開諸京師石景山老僧僧姓王在魏端名下官林衡署

秀姑奇節

錢塘孫烈女小字秀姑幼許楊文龍以待年未婚與無賴鬪士積此隣孫年十四閭艷其色乘孫晚浴穿地檻戲持其足孫泣訴於姑次日閭來請罪孫怒持茶甌擊閭又自念孱弱不能拒絕遂密織其下衣裾既又聞閭惡聲隨入房漬鹽水飲畢腸潰而死聞於官時盛暑棺罅滲漏無屍氣并無一蚊蠅敢近閭家人密以死犬置隱處欲使腐臭外聞卒不覺中丞疏上置之法建坊西湖以表之

服石子

崇禎七年有僧來上抗肩一囊囊貯小石子僧飢取啖之或別取
石子與啖僧服如故飽則以手摩其腹咯咯有聲

皮連牛背

甌寧湯七壤本屠家女嘗買一牛於野外乘之歸抵家將下醫解
忽與牛背皮連牢不可脫數日死

天台現異

崇禎間有高明寺無盡禪師禮懺於天台山石梁方廣原曇花亭
上日方正中忽石梁崖石之下現種種異光如火迸突上閃爍燄
動同時禮懺之人皆見之又石梁龍潭內於同時復獲三金錢曰
太平通寶其幕之文有佛象一承以蓮花重二十四銖周正端好
如新出鎔者邑令胡接輝紀其事

曬道人

道人居四川峩嵒山遇異人授導養訣曰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九
年身輕可立化道人精其術下山至湖廣黃鶴樓下藉地坐不起
立者九年人咸目曰曬道人一夕化去果如異人所云

妖狐工詩

王大徵子年二十餘妻喪夜獨眠一室壁上有光漸如白晝見二
女子不知從來大小如姊妹並綽約可愛大女逡巡登床求與合
歡王懼不敢近比曉方去自後無寐不來手一壺可二寸許如時
製匙箸餅之類凡衾綯及動用之物皆採取其中未嘗困匱架上
書籍悉能展誦遇婚媾事輒嬉笑譬喻之一夕小女持札至大女
細讀沉吟曰事未辦奈何明日須汝自行次夕小女即不來其字

如蚪蚪王不能識也客有犯之者必遭捶楚程正夫紀其事目為
狐妖其友多作詩寄之此康熙癸丑初夏事也更異者女子有答
諸公見寄詩云一去西南數百秋幾回風雨變中州山河如故人
民異此夕因君憶舊遊後云余先世乃管仲之女嫁與鮑伯子讓
世無知我者五百年而為管幼安之妹與幼安躬耕於野為黃巾
管亥逼與聯宗幼宗逃之遼海余不食而死又五百餘年為管夫
人則趙子昂之妻也老而入道今又將五百年矣皓首辭家今則
紅顏愈妙自在飛行來遊故國撫新感舊嘆息不置我知諸君亦
皆前賢化身用敢傾布腹心奉酬雅愛幸少秘之勿被世人傳作
風流話柄也然則女子誠妖狐哉余聞狐必五百年而化為妖彼
已明言其故特不為大崇又工詩是可紀耳又有代管女答阿蘭

那行者詩喜贈王即嘗解珮羞同卓女學當壚幾番夢繞陽臺上
暮雨朝雲定有無不知為何人作

夢乘石牛

馮益都傳於康熙辛酉七月夢一人欲求見亟整衣冠出不見一
人但見群犬亂吠似有物昇之行行數里見道旁卧一石牛大如
象狀亦不類世間牛一人執鞭語云此觀音大士送汝乘者遂乘
之牛即起立行步穩適至一處茅屋數間馮下牛入門見一老僧
彼此不為禮但語馮云汝自今諸事慎莫思議因指壁間畫云譬
如此畫樹即是樹水即是水石即是石何用思議馮云師所見止
此抑尚別有僧亦不言第以手指云前途尚遠好事儘多旁復有
一僧以拂指云汝非凡人馮笑云誠如君言大士送牛尚在遂別

去過一牌坊候牛不至馮呼之來旁別有一牛狀相類因相逐而走馮云汝去余何所乘旁忽有勇夫手執荖槌擊之牛咆哮作吞壺狀其人將荖槌置牛口中牛即俯首順從其人牽之至馮復乘之行數里至村店僮僕數人候馮云飯熟馮下牛入店即寤紀以詩云不犯禾苗露地牛餐風卧雪幾經秋本來草料無教少認得家園即便休

鏡中人語

杭州張洽中鄉薦一日對鏡見鏡中容若是一人曰有爾無我有我無爾大駭不省明年辛丑會試與一人同車乃鏡中所見問其姓名曰我會稽張洽也後果同登榜杭人選南都主事會稽人選北道不二年二人皆死於官

空中墮婦女

湖廣布政司署中一日天大風雨空中墮婦女二人婦人自言武舉人妻指女子曰吾女也家鄉千里為黑面者驅之而來康熙四十二年事官為詢其家鄉遞送還之

湖濱冥緣

湖州邢某居瞰太湖農家子也春夜月明晚庭梅獨立忽一麗人來就某驚喜不自持遂留宿後往來寢密久之竟止於其家同起居服食父與妻皆見之外人莫能見也自言在生為某孝廉女孝廉坐事被逮會城女隨行而歿孝廉舉家流徙去女屍骸暴露邢某前身為商過而憐之為具棺槨營葬麗人啣其德故有是會又自恃貴家女視故妻若妾廢妻不能堪邢翁謂某曰人鬼同居不

祥盡詣城隍神理其事因叩神神考其冥數有十八年伉儷緣第
誠以無擾弗遺也自是儼然伉儷典故妻若正嫡居歲餘產一女
間使故妻抱持之又善女紅勤織祗知其事者群以鬼魅可畏為
言生懼復謀遣之詣神祠將投狀廟祝號介臣者勸止之是夕與
介臣共宿起而遺其扇比歸麗人迎謂曰君遺扇妾已為君取歸
矣一夕謂生曰妾家不遠試與君偕往生若夢中行至其家第宅
壯麗兩青衣執紅燈導行坐定酒肴豐潔其心竊訝之然無留意
仍與同歸歸時雞鳴月曉在人間已一夕矣康熙甲子遂安毛大
令際可寓神祠中目覩邢某控神狀為余言

伐木出血

康熙庚申奉 命造船蘇松使者方國棟將伐宜興善卷洞前大

樹前一夕道人夢七男子寄語方公倘緩至某日緣盡當徙方以
大役不敢市私恩舍此又無可取促工人斲之血出直射木上死
根杪鳴有聲已伐六株而中丞檄至成勿伐善卷洞樹晚矣方驚
悸病作數日遂卒

千里馬

儀封諸生張紳家巨富客有課馬產駒三一需價七千緡一八千
緡一萬緡七千緡者能日走七百里八千緡者八百里萬緡者千
里馬也紳試千里馬騰躍而上瞥然不見據鞍穩適祇如尋常晏
坐初不覺奔駛可稱內胡床矣紳雖愛之竟不買蓋異物每足賈
禍紳殆有見於此歟

天雨豆

康熙十四年乙卯又五月於潛少溪黃塘地方雨豆竟夜豆比黃
豆差小其大者有似蓮子入淤泥水中即化土人取以磨腐及炒
食甚香甜又昌化亦雨豆皆解赴省中人皆見之

禮斗得僊

杭州陳真人某疏尚玄子少為祿吏旋辭歸學道父母為娶婦即
避於外終身不娶虔禮文昌斗讖刊書行世嘗感斗降遂得僊術
父每止其禮拜真人於一夕招二鶴從琉璃燈內飛出旋繞斗壇
久之仍入琉璃不見家人始異之踰四十歲端坐而逝兩鼻孔流
玉粒數寸後其父歿時見輿輦來迎即乘輿往街市觀市人呼
云陳真人父來矣復甦語家人始歿此崇禎末年事

女歿生鬚

順治年間杭城油局橋唐某第三妻一女七歲病歿歿時以手摸
口口邊鬚隨手而出三鬚長數寸即歿

烹蟹現夢

桐城左國林有友方某過訪烹蟹十二觴之前一夕左友胡與立
夢十二人向胡求救曰我本甲冑士馳名秋水鄉哀鳴來乞命急
救十五堂且各道姓名內一人則胡舊相識亦與左交者也胡驚
寤次日過左言及左驚曰甲冑者蟹也十五者左也十二者數相
合也中一人亦我知識也子不早告我悔何及矣左由是戒蟹並
及鱸蟹向人勸誡之後至朴樹村有友饒以十蟹左欲不受恐終
不免鼎鑊之苦因載小舟放之長流中左官南雄推官有政聲

僊洞得石

浙江叅政小吏孫某年十五遊吳山重陽菴菴有青衣泉泉自石洞流出名青衣洞蓋僊蹟也孫解衣溷入洞中捫得石子一塊色鵝青徑五寸下有孔九持歸值一販珠客易以米五石時明末歲大歉米價五金一石自喜所獲甚豐後珠客攜至京師售千金此石乃皇后珮以鳴玉者也南宋建都臨安吳山直接大內殆宋故宮之遺物與

神遊決獄

嘉善諸生郁世綬己卯患嘔血二月七日夜就寢忽有偉然大夫錦衣象笏揖曰上帝命予司景靈宮事郁遜謝使者笑曰子第行自有佳境當不若人間世郁復拈一詩謝之曰漫說文章富五車才名何自動東華得離塵世辭危疾幸入神霄駕彩槎堪念衰親

誰是伴還憐幼稚尚無家景靈肯使青蓮代二紀歸來敢後耶使者閱竟曰當代為君奏但未知青蓮何仙郁漫應曰青蓮者清逸真人李君也使者書之於笏徑去越三日復夢見臧屬踉蹌至門拜於地如有所籲門外一人貌若解後然郁訊曰爾何為者對曰新都巡真人將蒞任帶此女囚候訊耳於是覺而起叩其家人始悉其事已經四十餘年心益異之未幾十三日忽見繡帽錦衣之客自天而降郁出迎坐定客曰七日來召君者東陽真人陵陽子明也余為蘇林職忝太上金闕左宮真人玄洲上卿太極中候大夫今充玉冊大使奉帝命命君受上真之任郁述前詩以謝不敏蘇曰前使者代君奏請已允寬期二十四日矣郁愕然曰詩言二紀乃二十四年也蘇曰天上一日人間一年君無負帝命其修持

千餘年猶不及君也郁始許諾於是王女二人以華陽巾丹鳳羽衣絲絳雲履請易服更有玉女數十人各持琴瑟簫鼓鏗鏘盈耳又霓裳舞衣之女數百輩皆執雉尾扇將吏數百人環甲執兵環衛左右郁拜受印劍蘇出一冊示郁曰此君部下籍也閱數行有部將瞿能等若干員部校某等若干員部兵若干名將卒不下萬人蘇曰上帝與玉清元始天尊會大羅天演法地府疑難不決之獄冗積者一百六十有奇帝以君立心慈和夙根穎慧故令君剖決以報命顧令王女以袞冕易前服綴以金面佩以鎮陰寶劍乘車而上珠旗羽葆擁導徐行至一臺下復有官吏暨采女蒲伏前迎詢之則曰某等都巡府之真女也郁始悟初十之夕所云新都巡將蒞任者即今日事也登臺下車南面坐拜跪階前者各以序

進約數千人有烏紗素服捧牘而前者曰某等十殿下掌文籍之吏也督解罪犯以聽斷諸囚泥首臺下約一二十千人郁斷決如流片言折服而初十日威屬來求之獄則變成王所訊而未決者得解脫矣俄頃諸案盡剖開釋千有餘人歡聲如雷投諸地獄者三四百輩將行十地之掌文籍者復跪請曰真人都巡府屬尊顯者帝已簡用矣勾管三班衙推尚缺十二員惟真人裁擇郁即援筆點次止八人擲筆而起蘇嘆服不置口袖出一錦箋題其端曰塵言恭贈太玄左輔侍帝宸領景靈宮上保公紫府夫司命便宜巡制五道十地玉清大都監大有洞天太微妙化冲文仁慧真人其詩曰徒將兒女世情牽孤負空明大有天玉女雲移雙鳳尾瑤笙日繞九華筵漫思清府留鰲客無奈高真企羽仙碌碌家門繼

舉懸知此事故流連郁乃悟前詩所云青蓮為清逸李真人者即
唐之太白其生前自稱海上釣鰲客也郁亦酬以詩云濠創名場
暮又朝何心猶自戀皮毛錦衣展出飛龍錦蕭管吹來引鳳簫富
貴久知天上足情緣難與世途遙多君草奏凌雲去暫啟瑤宮屬
子喬臨行又云君當齋六甲之五卯毋少忘慎勿以地獄事為諧
謔怒詈真君一言彼間即入籍恐為無辜者累言畢冉冉騰空去
比曉見蝶灰盈斛狼藉門廡間足跡紛紜不一其狀案上丹鉛儼
然當事所批抹者生徒及家人皆異之十九日節值春分前一夕
恍惚中見玉女數百將士數千人駕車請行儀從甚盛呵殿聲如
雷郁自顧衣飛魚服佩綠玉帶冠金葉冠遊行巖洞中可六七里
豁然高曠朱門玉宇儼然貴人居有額曰太玄仙府從者簇擁而

入升堂南向坐酒斝滿前玉女奏鈞天曲將闕金甲神跪曰真人
能體上帝好生意前所斷決者稱旨特命採訪五嶽以糾察治否
請行郁云五嶽非余司對曰五道即五嶽真人其無疑今屆春分
當按東嶽餘則以秋分一至為期訊其人即部將瞿能也瞿於遜
國時捐軀靖難之後者因命率騎從先臨地府迎候所歷郡邑村
市皆與人世無異至一山下有持手版來者曰嶽帝遣某等奉迎
及門拾級而登遂造其巔殿陛嵯峨儀仗整肅郁方欲下車突有
青面冕服而拱揖者吏報曰嶽帝來矣相與入內庭坐定不作寒
暄語遽問曰有不了事乎曰無有當上聞事乎曰無有善惡不彰
者乎曰無然則可以不行糾察神復舉手致敬曰天使惠臨自當
檢勘郁曰何處作巡校署神曰即此地郁遂據案校驗諸籍無纖

毫舛錯即肅隊作歸計而天將曉矣越四日夕忽聞鬼聲四起睚
窓外恍若有兩人匍匐塔下卽啟戶而南坐始甚怒其唐突繼
復憐其枉死於是詢其里居則曰陝西西安府藍屋縣也詢其姓
氏則曰我為劉啟周彼則畢全也我兩人結伴至常州以販絨裘
為業績貲六百元歸次荊州為畢全謀害且給我家人曰老劉別
營家室於楚矣沉淪冥獄已五六年不得邀妻子一盂麥飯抱恨
何極去冬幽魂飄蕩猝遇畢全挾以俱歸而禁官無狀受賊詭法
彼得出入自由我反日遭械繫夜令舂米非真人無以觀天日郁
聞之怒曰幽冥中亦有枉法官吏耶囚禁卽都且有後命畢全因
財致死既絕啟周之生路復給其妻孥不得邀紙錢雞黍之饗又
絕其死路矣可發無間地獄以償其辜啟周可發泰山王卽入輪

迴與之令終以報前身之苦啟周感極涕泗叩謝而去三月六日
晚酒數巡後恍見八人衣冠甚偉拜跪無失禮曰某等卽真人所
點之勾管三班衙推也今甫受事故來謁已伺候門墻七日矣因
考其由來一郡牧一貳守一邑宰二巡檢其三人則布衣也中有
戚屬一人與之語家事不異生時慰勞之而去此外神奇多此類

石變晶

錢塘胥役王某喜食糖人以糖王呼之奉遣婺州於江灘拾一礪
石長尺許歸置葱盆中未幾又奉遣他任匝月歸見盆中石晶瑩
光怪中現一魚鱗鬣皆動石一角尚存粗質其餘通似水晶盆中
五爪葱皆變細而實葱末皆著彩花王夫詫異持以易金要重購
後竟不知歸誰氏

啞僧忽言

杭城長明寺啞僧苦行食力日擔經箱隨寺僧至人家作佛事每值法師施食啞僧輒禮佛竟夜不倦不數年忽能言且識字誦佛經若宿習者然實至誠所感也

婦變虎

山東有一婦待姑不孝一日老嫗過其門被服皆線結光彩奪目婦見而愛之欲以己衣相易嫗竟脫贈不受其衣婦取着之忽變為虎皮但頭面猶存故相里民聞於官命秦養僧舍人咸謂不孝之報繪圖刊行以警世

媪變犬

杭州徐媪以賣金珠為業每出入人家輒用假銀為首飾賺婦女

重價有一富室所買最多皆贗物也一日富室婦夢見徐媪來云明早君家犬生子其第三花犬即我也冥司以余好作偽欺人故受此報幸善視之次早果見花犬加意護惜猶呼曰徐老娘云

假銀顯報

康熙癸未鎮浙將軍出獵有一兵騎馬稍後急追至城外誤踏一人垂斃時其弟同行亟扶掖之亦被傷及檢其囊有假銀一包搜其弟之囊亦然殆天之顯示誅惡與

空中火光

康熙乙亥除夕前四日及元旦後十日越郡四郊驟見火光遍野人民驚駭呼噪捍禦文武官率兵後利器撲剽火光隱隱退竟無踪跡幾半月餘或云鬼火也脂膏凝入草木觸感陽氣色青三角

守而不移或云神火也巴蜀之佛光姚江之神燈皆是

牡丹奇種

蔚州魏無偽自言園中牡丹高丈餘放千餘朵花冬月架草廬以禦冰雪

思陵開壙始末

甲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府偽官李德票為開壙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動官銀僱夫速開田妃壙合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母違時刻未便時署昌平州吏目事趙一桂因州庫如洗而葬期又迫稟同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計無所出即同工房馮朝錦入京復稟府辭再三請始硃批着該州各舖戶捐那應用事完再議一桂歸與好義之士生員孫繁

祉監生白紳公議郡人劉汝朴及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錢三百四十千僱夫頭楊文包攬開閉其壙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濶三丈五尺督修四晝夜初四日寅時始開頭層石門入香殿三間中間懸萬年燈二盞陳設祭品前有石香案兩邊列五綵綢緞侍從宮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大紅箱盛貯東間石寢床一鋪栽絨氈上疊被褥及龍枕等件又開二層石門入通長大殿九間石床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濶一丈田妃棺槨在焉初四日中後帝后梓宮蘇到停祭棚內陳猪羊金銀紙劄祭品舉哀祭奠畢先移田妃於床右次安周后於床左然後即田妃擲請帝居中其前各設香案祭品將萬年燈點起隨將石門反閉當即掩土初六日率捐葬鄉耆等祭奠號泣震天踰時方止即傳諭附近西山口三村地方

撥夫百名舁土立塚又同孫繁祉捐銀五兩修築塚牆高五尺有奇本朝定鼎特遣工部復將崇禎先帝陵寢修建香殿三間羣塋一週其死難太監王承恩墓在思陵右側世祖章皇帝為文祭之又御製碑文立石墓上城興朝盛典也

鬼孝子

閩中鬼孝子其事寡母以孝稱未幾孝子歿母無所倚謀別嫁是夕孝子在空室作聲嗚嗚然環榻而泣止其母母大驚以無食告孝子曰兒尚能力養吾母也母曰兒鬼矣烏能為養孝子曰母試於市上語擔貨物者云爾欲倍平日所擔吾兒能佐之母如其言擔者難之其母強而後可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平時因以所獲錢歸半於其母如是者數十年母得終老焉此

侯官高雲客語崇陞升者

庸醫變驢

六合沈某業醫病死心窩猶熱至數日後始甦云被人攝入冥府冥王曰汝誤醫死數人在此索命當罰汝為驢鬼卒即以驢皮被其體判司持簿啟云此人雖誤醫殺人猶是人來尋彼非故害人者比且查此人尚有三十餘年陽壽乞放還生今其改過以儆世王即命揭去驢皮揭時甚堅痛甚大叫一聲遂醒脊背尚痛漸潰爛皮肉一塊變為驢皮病愈宛然在焉每語及解衣示人以為戒康熙丁未年間事

萍實滄浪

杭州清泰門內一浴堂明末有道士至暮來浴主人云水濁將換

不可浴道人云不妨我浴後水自清矣乃許進浴浴曰汝死後一
日止換一次水更無穢氣入視果然亟追之道人答曰但稱我萍
實道人非仙也主人遂於州上鐫萍實陰環四字

龍見西湖

順治十年八月初三日天無雲青龍見於西湖鱗爪畢露移時始
隱觀者數萬人

新棺自動

錢僉事世清歿後二十一日妾某氏撫棺而哭棺忽動久之大動
家人以為復生欲啟棺質之顧侍御豹文毛文學先舒皆曰未可
輕啟姑命匠人鑽小孔試之無穢氣斯再生矣已而鑽入屍氣應
孔而出遂寂然

墳內奏樂

吳郡歌伶甲天下有一貴家擇最尤者來侑觴其使預戒曰我主
翁好靜勿用金鼓聲至期以絲竹和歌演劇二百餘齣天猶未明
伶人異甚相與伐鼓搥金寂無所見乃在一夫松墳內歸則三晝
夜矣

一井兩色

貴州安順城東北隅一井名雙井井上一石欄居人汲其左以炊
則色紅汲其右以炊則色白理不可解

石坊血下

瓊州海忠介公瑞以直節經濟顯嘉隆間崇禎甲申三月公石坊
鐫石處泚然血下見者以為其家禍駭而拭之拭已復出至十九

日乃止公沒已百餘年精誠在天地海濱萬里與君國存亡冥通
呼吸亦神奇之至矣

夢訊前生

雲間李某年十四隨師讀書一夕忽為鬼魘大喚乃醒次夕同師
及僕卧一室至曉竟失所在僕亟奔告其父遣人遍覓不獲有人
云隔河一空屋內壁間窺之往尋果在視耳鼻間皆有泥塞昏迷
未醒負歸置床上自言審得李其前生為江其杭州府學生員因
害一命及沉妻子於河功過相掩尚得人身有功名之望今地府
復查此案再審前因將其功名遲滯三年乃漸醒

一朝四十二相

崇禎朝未明宵肝內閣之多自古所無如辛丑入相則錢象坤鄭
以偉張至發也戊戌入相則周道登何如寵溫體仁也丁未入相
則李標成基命錢龍錫謝陸黃士俊也甲辰入相則程國祥徐光
啟吳宗達也癸丑入相則范景文周延儒吳甡劉鴻訓王應熊也
丙辰入相則魏照乘錢士升林銡賀逢聖也庚戌入相則蔡國用
楊嗣昌也已未入相則孔貞運姚明恭范復粹薛國觀劉宇亮何
吾驥也壬戌入相則文震孟方逢年傅冠蔣德璟方岳貢張四知
陳演也乙丑入相則黃景昉丘瑜李建泰也庚辰入相則魏藻德
也一朝共四十二相焉

震澤龍鬪

康熙戊申三月震澤湖中有三龍交鬪一金色者其二一青一白
大鬪良久青白二龍俱敗去惟金色者勝游行自得時風濤大作

雷雨交助遂成巨觀

冥斷罪案

上虞王德璘年二十戊午六月廿七日卧病暈絕忽見榻前一山甚峻山麓有大竅山椒現一金城正拾級而登山半少憇過一道士拍王肩曰盍往遊乎語未既大風疾起王急下山趾水亭亭畔竒鬼無數搏王忽聞大聲嗥乃前道士隔水招王回顧鬼滅度水面畧約挽道士裾曰師救我道士微哂曰來相與更陟嶺岫乃知山下竅即鬼獄而金城則天帝居也未幾躡山頂見城門少闔內有猛將護守道士教王行且拜俄而門豁相隨行里許忽值中衢峙一金鼎道士即止王伏道士易朝冠法服手奉白匣鼎前樓殿五楹洞門五座道士由東門入戶尋闔寂然無聲少頃西門啟

士卒四輩一奉匣一手木牌一捉囊頭一持銀鐺大鎖呼云聽錄去王不覺枷鎖被身矣因疾擁而西被引詣一處廣殿三楹中一貴神金幘黃衣據案坐王前伏案下神都無一語惟聞廡右鐵繩響銀銀不絕忽一卒引一壯夫出項周鐵鎖數條王伏於東壯夫伏於西神曰王曰此汝前世寃對也西顧顧指卒牽壯夫入西廡去易卒四輩遽促王而下陰風刺骨抵地則前山脚下窺洞黝黑入其中漸聞流水聲河上有橋橋下猛攔一物似蛭而角口吐火欲灼其面王怖而過橋卒曰此奈何橋也行半里卒置王一卑屋內扁鑰而去屋內昏黑如夜四壁多懸牛頭王捫壁觸之血汚掌少焉啟鑰卒引出王急詢曰牛頭何為者卒笑曰是皆爾所殺何問耶遂巡抵一所殿庭卑陋主者紗貂皂袍怒訊曰爾殺牛如許

何耶王禁曰不知主者曰汝自勘則知矣主急回顧見地湧一阜阜出大圓鑑一迫視中一人操刀割牛即已也主者命加刑王身忽束鐵籬者三一卒持利杵飛搥其胸王竊念父母生我未養淚下如綆卒舉杵未及身而墮束亦解王得釋欲遁羣牛環阻於前競以角觝咆哮怒吼身皆大恒牛數倍主者曰孽宜現鋪互殺累劫不已命健卒剖其肉割一鬢即投火鼎割已復命屠腸卒以手向王口一揮腸遂出引之長數丈卒探利刃欲截王復念罔極恩未報罪孽增重益悲甚腸遂不得斷卒乃驚視謂王齟上現硃書赦字以報主者主者亦感悟曰此子歷苦酷刑性靈不泯上帝嘉其孝念宜歸人間補過卒以腸盤數屈更作一結納其口九叩而出復遇前道士曰茲遊樂乎賴爾自作自釋也因導出洞道士遙

指曰爾家近矣王急審視道士向後仆之一蹶而甦張目見母妻伯弟悲喜交集詢之則廿九日辰刻也家人以方寸猶溫未忍殮嗣後體生惡創輾轉床席半年而後起自誓長齋奉佛以終身

搖動石

薊州九華頂有千佛寺寺後半里一石米粉色縱二丈廣丈有五尺曰搖動石一人悄然推之輒颯颯動衆推則不動試作語曰我其搖則不動初動看日影移處知之次看石知動也然石根山連無鐵鑿焉

衣中瑞像

順治辛丑夏金陵造海舟下令諸郡縣伐木如阜鄉中有栢樹大十數圍以其堅重難舉鋸而折之中有窺者大士像極其端好產

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影纖細備具儼若圖畫此面所有合之彼面亦無少別當事聞其異乃止勿解今以一面安襄縣西門僧寺殿壁中餘一面不知所在游卜朋親見之

木狗自吠

黃履莊精西洋輪械之學嘗製木狗寘門側卷卧如常遇客至觸機而起吠不止一時莫辨其真偽宣城梅定九與柴陸升言

鬼赴訊

崇禎戊寅王房漢令高平一邨翁有女為鬼所據其狀控縣王即差隸往攝曰必有以報否則責汝隸不得已持符市香楮於其村社廟焚而禱之良久空中有聲曰若為我來乎若行吾且隨若隸喜過望在路叩問報隨應但不見其形狀因遂與俱詣縣繳票王

曰被犯安在隸曰借至矣遂漫呼空中又報應於是王為寘對責以無禮鬼曰某納聘三十金非敢亂也翁曰無之鬼爭曰見藏某家某所地下遺隸還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王知其狡飾怒責之諭令改過鬼喏喏而去自是遂不復至

錯因化豕

湖中苦行僧寒空居近古渡春時舟多覆溺欲募石橋以濟工將成尚餘一二工力未訖僧自念年老懼墮前功獨菴中有齋僧田若干差足了此遂鬻之以佐費既而橋成僧死見夢其徒曰余生平操履冥司無可指摘獨以鬻齋僧田故當墮豕胎且行矣明日山後某家母羸生子最初色斑然者即我也子為贖歸免殺則幸甚徒曰鬻田成橋非私費也謫何甚僧曰不然彼施田者為僧

非為橋也而我驚之錯因果矣且人間功過尚可通融冥曹較數
絲毫無遁但贖田歸即免罪耳徒驚寤次日過某家偵之果產色
斑然者乞之歸設小榻垂帷蔽之飼以糜粥豕漸長愛潔與人無
異瘦弱皆自往他處嘗作念佛聲不輟見者呼寒空師蹶然起其
徒教以隨喜則伸兩前足十指剪剪骨節皆人縮之仍為蹄於是
遠近傳播凡求見者輒施錢助費閱歲費集徒乃贖其田歸券成
之日豕坐化榻上論者謂可與鸚鵡舍利恭看

白頭花燭

歸安女倪氏許聘陳敏八陳從軍不返誤以死聞倪矢志不嫁越
五十載而夫歸始成姻禮女年六十一夫年六十八兩人霜雪盈
顛人號白頭花燭

故吏白寃

崇禎癸未延平司李程九萬從巡按某行部至泰寧宿公署夢有
緋衣投謁稱同鄉生者見之容甚戚告曰我前令鄒守嘗也中某
胥毒而死數年矣以公嚴明故來告其受胥指而寘毒者門役某
也語畢大慟而寤程大駭次日驗籍果有門役某而無胥名問之
他隸隸曰數年前曾給役此今謝去矣計其時適當鄒君為令程
意解立捽門役掠問具吐為胥毒令狀蓋鄒初蒞殊嚴介已慮得
胥姦利事而未即發胥懼賄門役以聞毒之問毒何物曰茶杯中
着一斑貓耳當時鄒即昏不能語衆皆謂捽中惡死耳於是捕胥
對質亦具服毒令狀獄具駢斬本色以償之鄒戊辰進士江西豐
城人程乙丑進士江西饒州人夢中所謂尚鄉生也

私禁天啟錢

天啟間蘇州逮周忠介公順昌民變擊斃枝尉後蘇民倡議天啟無道互戒天啟錢不用各州府縣從而和之積天啟錢無算後傳至京師各省出示勸諭錢乃復行私禁凡十閱月亦見直道在人

獻賊開科

張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成都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善弓馬諸偽官咸賀得人獻忠喜甚賚金幣刀馬又召入宮賜宴并撤金銀器賜之次早張入朝謝恩諸偽官復請圖其像傳播遠方俾敵不戰而服獻忠遂召工圖其形再賜張美女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鴻臚

寺奏新狀元午門外謝恩畢將入朝面謝恩獻忠忽頓感曰我心實愛渠但怕見面速殺之報命諸偽官立將張斬首并傳令將張全家及所賜美女家丁盡數斬戮噫獻賊之慘殺豈獨蜀民已哉然無識而從賊登第其罹禍也宜矣

秦商異術

秦中王某為商結隊借發忽剪徑賊至眾潰亂王笑曰行耳我在彼何為者叱馭前進寇至近皆僵立不得動若有膠其脛者賊汗賸衣而已王行遠寇乃能轉動得逸去蓋以秘術拘制之也又嘗宿旅店主人應對稍忤時鄰中有妓女數輩王怒遽捉一妓投井中東號客殺人有知其術者勸主人前謝王意解呼妓使出刑固在室中也

義猴合葬

康熙九年庚戌冬積雨雪自十月至十二月二十四日雪益甚行者多失足至死安福縣有戲猴行乞者有一篋上色之狗爬嶺風凜衣敝却行不得上卒僵死嶺半是時猴計窘四望前有客三人趨別道急前扭之三客力求脫不得問猴有所訴乎即叩頭命猴前引至嶺半則一死人棄擔在道客驚謝曰不速去恐後來者謂吾輩有戒心殆矣猴向客哀號不已客問有何事當如所請猴取死者鎖鑰啟篋得銀三兩猴平稱給三客客曰以此具棺乎謝不能猴搖首再曰曰給吾輩辦事蓋主人乎即諾諾應聲三客同力掘穴將瘞屍猴告且止更取擔上草蓆十貼穴篋中木綿數斤割八蓆分綿三之二授三客令裹骸骨為泣下一一經紀封土畢即

白猴曰願攜汝歸恭汝何如猴不應繞土三匝慟號跳躑首觸石而死三客始知先餘綿蓆者為藁葬自身也即縛束猴與戲猴者為合塚葬嶺上道旁三客還為安福人道其事湘潭郭幼隗為義猴傳

蒲化人

澤山湖中產蒲最肥大其苗初茁採以供蔬味極香美初惟近湖人食之後販鬻漸遠遂為珍饌筵中必具賈人散金收括相載而去一日湖上人咸夢蒲化為人來辭曰若輩搜求太苦我將徙去不復居此矣既醒共駭異自是湖中不復生蒲種俱絕

腹中兒啼

康熙二十八年栢某分巡江西有胥役吳敬婦懷娠八月腹中忽

呱呱作聲一時喧傳時杭州有柴北溟善醫客栢署栢因囑往視見婦極委頓而腹中作聲不止舉家驚恐柴坐定審視良久顧座間有象棋一奩隨手散傾於地令人披婦逐一拾起納奩中逾時拾至二十三枚而聲止

鶴呼號

崇禎間仁和張禮部懋忠初無別號將夜前夢一鶴飛翔天半頻呼張夢得三字因招之曰鶴果仙乎似呼我者若呼我能知我壽否鶴應曰君試記七字遂寤即自號夢得越七日果卒年亦七十

附丁文衡說狐

土王

京師多狐西河沿有空宅一區董默菴先生在館職時僦居之忽有騶輿呵殿而至者其人金冠巍然自稱土王署晚生刺謁董云此宅下走居也老先生宜徙去笑譁之頃有人獻茶董疑不啜土王勸啜之極芳香茶罷呵殿去十數步而沒董明日亟移去嗣有仕宦數輩來居皆為所逐侯官高雲客言

僦屋狐

廣陵常某行八者開平王胄也言舊城內一家忽有老媪來僦屋其家有空樓五間閑歲幾鑰久矣媪饒有風態服飾鮮異言辭清麗動人主人納之是夕聞樓上牝牡聲雜雜則其族已居此矣無何其家取新婦主人詣樓下言曰某日取新婦勿令擾擾至日樓上悄然新婦成禮後曉起瞥見一男子明眸皓齒美如冠玉年可

十七八冠皂紗巾被退紅衣中上綴白玉兩袖反接斜身佷倚新婦之面新婦驚怖以語塔塔以告翁翁恚囊之曰某昔何言而狡猶若此乎明日新婦曉起夫驚呼塔及家人視之則奩前懸一狐狸首頸血尚滴是夕狐盡去

清河狐

淮安府鼓樓上有狐總漕王公惡而撤之清河有中翰楊犀目者家有層樓狐返而據之作道人裝日與楊縱譚楊有客汪迂齋善畫松一日有客於楊者乞汪作一松障至都門餉朝貴是夕將發松障忽失去楊心知之登樓謂曰松樹障在君處耶狐歎曰五百年無此筆矣予誠愛賞之他日君幸乞以丐我楊諾下樓障仍在客處

東菩薩

袁軼千錢唐人言旌德觀巷所親家有一牝狐據其內宅恒見形擾人美麗非常見之者心搖意亂所親詰之曰若胡擾我狐曰汝前生負累我故我得而擾之由是尊禮之不敢替最喜小兒見必撫摩抱弄手纖長柔嫩潔白軼千嘗往穴牕紙而窺之狐眼光直射牕外表目眩下淚不能對視冬月時取北方銀桃蘋果嚼小兒每自彌東菩薩

甌江逸志

石門勞大典宜齋著

王十朋字龜齡梅溪樂清人年四十七冠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
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
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此二語者上念二親而不
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可見矣為御
史首彈丞相史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
舜去四凶未嘗使之為十二牧其志最善謬如此今世俗所傳荆
欽記因梅溪劾史浩八罪孫汝權實慈惠之史氏切齒遂令門客
作此傳以蠱之蓋玉蓮乃梅溪之女孫乃梅溪同榜進士也史客
故謬其說耳又有一說玉蓮實錢氏本娼家女初王與之狎錢心

許嫁王後王狀元及第歸竟不復顧饋情高投紐死二說頗異大
約傳奇中如此假托附會者甚多不足深究耳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溫之永嘉人揚文貞所取一甲三卷未決狀
頭問同事有識周旋儀表者否其人以面白豐美對選以旋卷首
晉及臚唱陛見貌寔甚衆論慨然蓋所問者周旋所答者淳安周
瑄也此數之前定如此

李德卿福以選薦應順天鄉試先日主試者謁張文忠文忠素銜
李接談頃方提李福姓名遽報客至起而迎之未竟其說主試者
謂張所注意謹誌之心初未解其欲斥之也卒為取之中式夫以
權相斥一儒生如發蒙振落耳反藉之登名信有命哉

張永嘉乎敬當國時有一教諭起復補官入辭例當用手本而誤

用折簡張相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也會二尚書至而忘
之文選出莫得所謂以為相君知厚也持白大家宰破例陞郡通
守一日張相忽記憶召故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
瑞安黃醫名鳳素戒殺刻太上感應篇印施無數已未春病劇恍
惚被二役揖去至中途見三神人立空中一黃衣者曰此人奉行
感應篇可速放回二役云快去黃以足疾不前役執之歸已三鼓
矣家人方灌以參湯黃遂蘇悟其故病尋愈後黃守古稀鬚眉
復黑齒落更生

平陽周震恃才無忌甫秋試語父曰我等貴子非爾所生父忍之
已而震雙目忽盲作驢鳴而死有人死而復甦見震在冥司冥主
命吏藉之作驢震辨曰何罪冥主曰汝恃才不孝非畜而何震曰

既爾願就善地冥主曰汝服界自去俾覆為日斬磨受箠也蒙皮而去

東嘉有梅大猷者學神仙之術一日葺宮釋奠先聖大猷與其友某言曰天下丁祭多矣一聖人誰能通降試同汝出神一占望之其友之術少遜于梅將至學宮見前途擁衛皆溫境神也喝禁之足不能前獨大猷得詣門首遙見先聖神位中一巨星炯然餘無所見所遇截路之神一一與其友見者相同

明弘治戊午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者初不覺兵部尚書馬文升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即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為兆宜慎火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既而禁中亦火或問孟春傲千古出何書孟春曰予曾記紹興己酉永嘉灾有此異余故云然不意

亦其驗也

聞然堂類纂云劉衡山懋功道雷震孔老人家事孔故劉同巷居者孔有女嫁某氏而寡遺孤始孩鞠于孔氏孔氏子通其乳母因與乳母謀是藐然孤者易斃耳其產可攫而有也乃陰令所畜童購毒至伺夜投之而以兒急驚詳明則瘞之謀定時初昏雷即轟然自雷從柱而下震孔氏子與童皆死乳母方手其孤雷揖孤置几上震乳母死柱亦折兒竟無恙明隆慶四年五月間事也嗟乎雷不震之于斃孤之後而竟全此藐孤也異哉

朱和尚者不知何許人負乾柔之術寓嘉福寺寺隣周大節胥役也知其術思欲奪之適某代巡至乃脅以左道惑眾以求必得朱無奈乃共對天設誓不妄傳人即同周登寺山上采藥草授之屢

試輒驗朱竟他往周得其術頓改故態頃之隣婦避疫寺中周挑以汞金因而私之脫陽而死夫恃和妄之財逞非義之慾天道豈容之哉吁令之術士以此惑人動稱燒煉可成以致統禱之子俾其所愚家為之傾者比比然矣明理君子寧感此哉

平陽縣初築垂楊埭屢築屢圯官用巫者言將以牛祭時有了興法師在萬全鄉牛竟銜刀奔至師前逐者踵至師止其殺解袈裟付之曰若以置埭下埭自可固慎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師建塔院咒牛曰爾能練泥乎牛俯首就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師曰此牛已生善道矣瘞之有香氣觸人十餘日不散

平陽靈鷲寺僧妙智畜一貓每遇講經輒于座下伏聽一日貓死僧為瘞之後瘞處忽生蓮花衆發之花自貓口中出

永嘉場昔有遇仙者不知誰氏子曾遇異人授以醫術不假藥餌但遇物随手試之無不驗者郡守某嬰夙疾召之治一見即手批其頰守大怒命左右收之仙徐云須用被蓋如其言發汗而愈又一人病猴癱且殆仙出片紙拭雞屎塗其口病忽如失永康馬自然治病不用藥第以杖擊患處或指之即愈故知世間自有異術

永嘉王子孝諱隨其父鍊之任竹山教諭其邑藍氏女夢有都御史來游園主人奇其夢詰且伺之乃子孝也即以是女妻之後果至僉都御史先是巡按雲南劾沐黔國罪狀離任教舍忽有物動搖喉下公疑為蠱毒所中乃以己意研辰砂并燒酒飲之物則下搖脇間又飲又下至腹腹遂大痛瀉出生血如蠶者數千百而愈

温州作編紙廣輿記所云編紙也潔白紫滑過于高麗吳越特
以此紙者編其後故名賓退錄曰温州貢紙五百張其來久矣明
開局于瞿溪差官監造何東園出守慮其病民用計濬濁其水製
紙轉黑乃以地氣改遷奏聞奉旨勘實方得除免此固愛民盛心
但少此佳紙為可惜耳

温州向有歲進如石首魚龍頭魚黃鯽魚蝦米金豆金橘等物張
文忠當國奏罷之至編戶賦役嘉靖以前不勝繁困若買辦差解
庫子斗級率至破產巡按龐公酌除諸弊行均平需鞭法民甚便
之

吳門文公林乃徵明之父官永嘉時地產美梨有持獻中官者中
官令民納以充貢公曰梨于民何濟使歲為割其何以堪命盡伐

去之中官大怒會公舉卓異將擢憲職中官讒之竟授太僕寺丞
謝靈運西堂春草池在華蓋山下即夢惠連得句之所靈運嘗流
觴于此今遺跡尚存

明宣德癸丑溫守何大淵于明倫堂集諸生講書有群蜂擁一巨
蜂集楹間聲如雷顧謂諸生曰蜂有巨焉之象米科狀元定有其
人周公旋果狀元及第

宋邵澤廷對日午未成一字有中貴人過集見澤所磨墨甚佳意
欲之邵即與弗吝中貴曰上三日前卿在方建一亭名定一上謂
若士人用此立說取為狀元即得其選澤毫如飛中貴人奏曰陛
下三日前建定一亭臣竊疑一士人用以立說上大喜搜求此卷
得邵澤欲置首選時中貴人取澤墨為券曰陛下今日得周

邵于是澤為榜以救之其為之
鄭剛中為温州通判處飢民甚乃去俸為賑濟守曰恐實惠不
及饑者鄭曰已有措置乃以為彼每數也一字夜出坊巷過飢餓
者人給一錢誠曰勿使去神字日惡經路未飢者無遺宜齋曰
此是大經濟莫輕看此故有飢者結晨達米夜不卧坊巷者則
將遺之乎後之賑者尚幾勝一

李舉字子簡為温州長史未幾將行縣事感歎有官粟數十萬斛
舉欲以賑救掾吏乞候上旨舉曰夫人教日不食則死安暇粟君
命若殺我一身活數萬命利莫大焉于是開倉盡貸之飛章自劾
上嘉之

永嘉王義民延僻居山中每以利濟為念嘗曰散財濟民其利有
限可以長久者惟古之義倉而已得人掌之其惠無窮也于是置
倉貯粟凶散豐歛上聞降勅旌為義民復其徭役宜齋曰此事甚
妙但行之不能無弊奈何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
卧冰得魚此王太保通神之孝也乃王海溪木父格病篤思得鯽
魚方盛夏暑不易致海溪父輔禱于井杓而得巨鱗進父病旋愈時
海溪年十一親見之

周坦未第時坐于觀橋市肆屬張器僕時有富春子孫君者少病
醫遇異人授以審音之術其千萬物始終咸與恒以音決之聞其
報往揖之曰狀元何來耶周以語已不吝後果擢進士第一
王侍郎瓚初嘗讀禮聞元寺僧舍有芙蓉五月成開遂于弘治丙
辰聯科及第瓚少貧販豆為業值寒夜泊舟仙舟應氏之船榜主

人有異夢因歎咎之遂妻以女後以榜眼歷官可成少宗伯應之
物色亦奇矣璣謚文定素仁厚善體人情雖瘠應仕每歸卿必設
席邀其隣曲酒至半必親執醕醢席勸酬慰勞及至某人席詢以
近日生理若何答云去舊遠甚細叩其故則曰公家構樓妨碍所
致也公笑曰此最易事何勿早言哉次日晤家人曰即撤某樓吾
將更新之樓既撤遂不復構

順天蕭鳴鳳精于星學推算休咎如神官郡守以不職罷歸舟次
過比部張公璣即賜名學敬文忠公張素聞蕭術神試以己命叩
之布算良久不言因問之曰祿命書從此可焚矣問何故蕭曰僕
平生閱人多矣無不中者獨于僕與君而失之張曰何也曰僕自
揣祿位應至方伯而今止于二千石觀君之命不出三年便當入

相而君猶然即尋也豈吾術有未至耶遂別去張公入京僅三載
以議大禮中上意遂大拜既貴憶蕭公言即起之十餘年未至方
伯而卒

光山王相為御史摘判高郵有精鑿時張羅等文忠以落第候除
相一見奇之謂曰子有異表也日所就真止耕莘因厚貽之羅等
既貴上疏曰王相以忠顯蒙誣宜即起羅等少卿
温州州治宋時建紅霞閣海外有紅霞二塔又召紅梅閣
趙彥輔尉樂濟會夫早令備故事羅公而責羅蓋急蕭曰損款已
責所以招和氣也何憐為己而果而
郭若虛畫論有周弘景永嘉邑者謂方之地忘如木流與永安山
綠嶂山白泉為石均為弘景遺物也

圖者果何屬耳蘇長公詩龍虎山似未盡則之嘉山水著名非一日矣

溫州自夏徂秋常飄雲以埃風日厲雲或黑或赤或重或澄察而不散則居民海賈咸以為憂方其風時甚而波濤山湧若或驅之謂之海動既而暴風起其色如烟其聲如潮振動天地拔木飄瓦風稍息則雨大傾雨稍霽則風復熾一日之間或晴或雨無慮百數謂之風癡其始發於東北微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隨其一晝夜三數日以無之謂之風報凡風雨作則無雷唯得雷而後測霽止之期每五六月以往邦人率以為可虞迨秋冬方始相慶謂可無恐方風之來狂暴而喧騰不止故謂之癡二廣則謂之颶大率海濱多有之

宜齋曰康熙甲子六月廿九日狂風大起拔木飄瓦人人驚恐繞得二日耳乙丑七月十六日天氣忽變驟而狂風或晴或雨幾至月餘真有如前所云者兼之烈熱困人不能終日苦不可言日候雷發杳不聞聲所云秋冬相慶何未爾也書此以誌聞

雁蕩山有東西內外各諸峰險怪皆包在諸谷之中嶺外望之都無所見東外谷之峰五東內谷之峰四十八西內谷之峰與西外谷之峰各二十有四建寺十有八未相傍惟小品云雁蕩山前世人所未見即謝康樂好游亦未曾見宋真宗建土清昭應宮因采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于外道弄筆少師瀛福廬山頽亦相稱云唐釋貫休咏雁山十八寺詩未覺雲到寶冠能托古塔上飛泉晉門羅漢石門裡端處華嚴天柱巖古洞雲峰真際五靈巖霞嶂

淨名連石梁不與雙峰遠十八指區統雁巖
永嘉縣學在華蓋山下著中有一井舊古相傳仙子所開其井之
水甘美異凡井與泉相似井上刻空處文正洞天六字書法遒古
可愛相傳為王羲之書後有三生石為茂草所掩余拂而出之
頗平平無奇廣輿記云黃帝時成子修瓊于此宋仁宗三遣使
訪之似有三生石存焉即此也
蒙泉在縣治東頗清甘或謂飲之則蒙昧貪冒殆與吳隱之所飲
貪泉埒與
仙巖山去溫州郡城三十里許曲徑脩篁迥非人間世其最佳者
瀑布泉也張又新云劉伯芻稱揚子江南零水第一及剡永嘉取
仙巖瀑布水用之不下于南零

太平清話云天下瀑布皆有穀唯雁蕩者無穀
一清泉在華蓋山麓泉甘且冽飲之已病泉左巖脚鏡二詩去浮
土乃見東山山下泉無塵長皎潔不須叱飲盧溪似天邊月混混
穿空出天上同一色不知千百年誰是濯纓客隸書某庵題
溫州向多娼家今已茂有所可恨者其俗最好演戲或于街市或
于寺廟庵觀婦女如雲搭臺縱觀終日不倦甚至有能達之于以
看戲為名窺窺浪靡所不至以至調情致惹觸怒涉訟皆屢屢
見之此風俗之最惡者亟宜禁之
溫郡之俗好巫而近鬼大率佛事道壇靡不盡心竭力以為之不
惜重費乃若正月初旬以至燈市十餘日晝夜游觀男女雜沓競
製龍燈極其精工大龍燈一條所費不下數十金鐺鼓喧闐舉國

若狂不數日間付之一炬此種妄費亦當急為禁革者也
温州四邑之柑唯泥山者為最泥山地不滿一里所產柑其大六
七寸圍皮薄而味珍酥不結瓣食不啻滓一顆之核繞一二間有
全無者一名真柑一名乳柑一名御柑今罕其種矣鄉民間或有
此種者亦秘不與人恐聞之上官來取索也宋時以温州所進柑
遍賜群臣謂之傳柑

王梅溪曰予往在夔食黃柑味頗佳然不及溫柑遠甚乃知是物
之擅美於甌者信有然矣真堪與閩之荔枝稱雙絕云

永嘉金柑即金豆獨名羅浮者或產于江北之羅浮其品最佳故
以地名之溫人去核浸以白糖入口香美點茶絕勝

永嘉之土宜樹橘韓守彥直之譜足徵宋世產于西山葉正則詩

云有林皆橘樹無水不荷花是也厥後或于隔江之河山而上崗
而南仙洋漸至于吳田地氣之遷徙昔西北而今東南矣按東嘉
之橘與浙西之蜜橘相似其味甘美以無核者為上廣輿記所云
乳橘即此也

唐人酒多以春得名如拋青春松膠春之類東嘉豐和春亦著名
酒史蓋倣于唐也又有名碧露者徐昌穀贈王敬止令永嘉詩有
金盤湛碧露之句近今佳釀號為金酒者或謂色黃如金或謂釀
法秘于金氏未知孰是昔人有云永嘉及紹興酒絕佳勝於蘇州
吾又不知其何如也

浙東多茶品雁山者稱第一每歲穀雨前三日採摘茶芽進貢一
鎗二旗而白毛者名曰明茶穀雨日採者名曰茶一種紫茶其色

紅紫其味尤佳香氣尤清難種薄收土人屢人求索園圃中少種
間有之亦為識者取去按盧同茶經云温州無好茶天台瀑布水
甌水味薄唯雁山水為佳此山茶亦為第一曰去腥膩除煩懣却
昏散消積食但以錫瓶貯者得清香味不以錫瓶貯者其色雖不
堪觀而滋味且佳同陽羨山茶無二無別採摘近夏不宜早炒
做宜熟不宜生如法可貯二三年愈佳愈能消宿食醒酒此為最
者

永嘉歲進茶芽十斤樂清茶芽五斤瑞安平陽歲進亦如之
按茶非甌產也而甌亦產茶故舊制以之充貢及今不廢張羅峰
當國凡甌中所貢方物悉與題編而茶獨留將毋以先春之采可
供馨香且歲費物力無多姑存之以稍脩芹獻之義耶乃後世因

採辦之際不無恣取上為一下為十而藝茶之圃遂為怨叢唯願
為官于此地者不取于數外庶不致大為民病耳

雁山五珍謂龍湫茶觀音竹金星草山樂官香魚也茶即明茶紫
色而香者名玄茶其味皆似天池而稍薄觀音竹形小葉長翠潤
奪目植岩石上經冬不凋金星草葉上有金如星根中有黑筋如
髮用以浸油能黑髮山樂官似金雀穀如簫管香魚鱗細不腥春
初生月長一寸至冬月長尺餘則赴潮際生子生已輒鵠唯雁山
溪澗有之他無有也一名記月魚
隋志云永嘉之俗婦人勤于紡績有夜浣紗而且成布者俗呼為
雞鳴布今無有也

温州地氣和暖故茉莉最盛冬間置簷下不畏風不須遮護逢春

發葉甚茂至有高一二丈者開花無算其小者亦丈許花亦不可勝計他處無有也蘭有四季蘭有秋蘭皆不可多得唯夏蘭家家有之不以為珍藉此差不寂寞耳

溫州自百里坊至平陽寺百里皆荷花王右軍自南門登舟賞荷花即此地也永嘉譜云南塘舊以荷花名夾岸又多橋圍為夏秋勝賞

王順伯為平陽尉嘗于九月詣村野道間見杜鵑花一本甚高花開幾數千朵色如渥丹照人面皆頰訝其非特論之士紙皆云此種只出此山谷一歲四開春秋獨盛

溫州芙蓉高與梧桐等八月杪即放花九月特盛遍地有之登樓一望但見紅霞燦爛亦奇觀也最妙者名醉芙蓉晨起白色午後

淡紅晚則變為深紅其樹宛若梧桐殊堪賞玩甌江又名芙蓉江者蓋謂此也

至正庚辰四月九日崔履謙同知家雞生四足其五指越五日商周郁治中家雞亦生四足大抵衰亂之世妖孽之生皆非吉事崇禎甲申何家園居民有雞雛四足送余驗視未幾而寇變至矣梁天監中近臣獻四足雞以為瑞者何其誕歟

宜齋氏曰東甌向稱沃壤名小杭州自耿逆倡亂偽將曾養性盤踞郡城逼勒富家助餉無一得免者比比破家兵燹之後生計蕭條手足無措而穀賤更踰于他郡以故官族舊姓坐食莫展日漸凋敝嗟嗟今之東甌非昔之東甌矣即幸海禁大開而貧窘之狀依然如昨不知何日得返盛時氣象也言之不勝愴然

